

「嘯亭續錄全



純皇后之賢德

清 汲修主人著

孝賢純皇后富察氏。文忠公之姊也。性賢淑節儉。上侍孝聖憲皇后。恪盡婦職。正位中宮。十有三載。珠翠等飾。未嘗佩戴。惟插通草織絨等花。以為修飾。又以金銀線索緝成佩囊。殊為暴殄用物。故歲時進呈純皇帝荷包。准以鹿羔絨緝為佩囊。仿諸先世關外之製。以寓不忘本之意。純皇每加敬禮。後從上東巡。崩於德州舟次。純皇帝深為哀慟。故於文忠父子。恩寵異常。實念后之德也。

大雩

本朝列聖。憂勤民瘼。每於雨澤愆期。必敬謹設壇祈禱。乾隆七年。特旨。每歲已月。擇日行常雩禮。如冬至郊壇之制。皇帝躬詣行禮。所用敬衣旗幟。皆皂色。以祈甘霖速降。常雩既舉。如未得雨。先祈天神地祇。太歲三壇。次祈社稷。遣官各一人。皆七日一告祭。各官咸齋戒陪祀。如仍不雨。還從神祇等壇祈禱。如初旱甚。乃大雩。皇帝躬禱。昊天上帝於圜邱。不設鹵簿。不除道。不作樂。不設配位。不奠玉。不飲福。受胙。三獻樂。祇用舞童十六人。衣元衣。為八列。各執羽翳。歌純皇帝御製雲漢詩。

八章餘儀與常寧同祭後雨足則報祀之所以感格蒼穹軫念農蕪實為自古所未有也

御營制度

凡列聖每歲秋獮木蘭巡幸直省除近畿數處建行宮外其他皆駐蹕牙帳名曰御營亦崇尚儉朴兼不忘本之意也定制護軍統領一人率其屬預往相度地勢廣狹同武備院卿司幄及工部官設立行營中建帳殿御幄繚以黃漆木城建旌門覆以黃幕其外為網城正南暨東西各設一門正南建正白東建鑲黃西建正黃護軍旗各二東西門側三設連帳旌門領侍衛內大臣率侍衛親軍宿衛網城門八旗護軍統領率官兵宿衛又外八旗各設帳房專委官兵禁止喧譁御營之前扈從諸臣不得駐宿東四旗在左翼西四旗在右翼均去御營百步扈從人等各按翼駐宿皆北上最前為王公次大臣侍衛其次大小官員扈從人等皆按旗分品秩安立行帳御前大臣內府官員人役均駐北面去行營二百外前鋒營相形勢設卡倫於路左右各豎飛虎旗幟以為偵哨以禁行人之喧囂者其中頓營或一或二各視途之遠近焉

乾隆中純皇帝念宗廟執事禮宜盡用近支宗室駿奔襄贊以聯本支百世敬迓神庥之意故命歲暮太廟祫祭凡捧帛執爵諸執事官皆用聖祖以下宗支諸王公將軍充之特賜花翎以優寵焉視明代惟使齟齬黃冠數人濫充助祭者真超越其制多矣

太廟用王府中太監

乾隆八年純皇帝以太廟中司香太監為太常寺召募悉皆庸悍老稚官府不收留之輩借以充數不足以昭誠敬故命自仁皇帝以下王公府中各交太監二名以備廟中司香灑掃復賞給七品首領一員以司其屬不惟下聯宗室之情而各王公皆選青年潔淨者充之奔走廟廷以昭明禋之禮典甚鉅也

十五善射

國初定制選王公大臣以及滿洲武官中之善射者十五人充禁庭射者賞戴花翎凡皇上御射皆侍其側命射則遞射之名十五善射云

曲宴宗室

每歲元旦及上元日欽點皇子皇孫等及近支王貝勒公曲宴於乾清宮及奉三無私殿皆用高椅盛饌每二人一席賦詩飲酒行家人禮焉

廷臣宴

每歲上元後一日。欽點大學士九卿中之有勲勳者。宴於奉三無私殿。名廷臣宴。其禮一如曲宴。宗室禮蒙古王公。皆預是宴。蓋以別燕毛行葦之義也。

茶宴

乾隆中。於元旦後三日。欽點王大臣之能詩者。曲宴於重華宮。演劇賜茶。仿柏梁制。皆命聯句以紀其盛。復當席御製詩二章。命諸臣和之。後遂以為常禮焉。

山高水長殿看烟火

乾隆初定制。於上元前後五日。觀烟火於西苑西南門內之山高水長樓。樓凡五楹。不加丹堊。前平圃數頃。地甚爽塏。遠眺西山。則髻出苑牆間。渾如圖畫。是日申刻。內務府司員設御座於樓門外。凡宗室外藩王貝勒公等。及一品武大臣。南書房上書房軍機大臣。以及外國使臣等。咸分翼入座。圍前設大樹棚。外圍以藥欄。上入座。賜茶畢。凡各營角伎。以及傑侏兒離之戲。以次入奏。畢。上命放瓶花。火樹崩拜。插入雲霄。洵異觀也。膳房大臣跪進果盒。頒賜上方。絡繹不絕。凡侍座者咸預焉。次樂部演舞燈伎。魚龍曼衍。炫耀耳目。伎畢。然後命放烟火。火繩紛繞。若如飛。雲俄聞萬爆齊作。轟雷震天。逾刻乃已。上方回宮。諸大臣以次歸邸。時已皓月。

東升。光照如畫。車馬馳驟。塞滿隄陌。洵昇平盛事也。

除夕上元筵宴外藩

國家威德遠被。大漠南北諸藩部。無不盡隸版圖。每年終諸藩王貝勒更番入朝。以盡執瑞之禮。上於除夕日。宴於保和殿。一二品武臣咸侍座。新歲後三日。宴於紫光閣。上元日。宴於正大光明殿。一品文武大臣皆入座。禮詳前卷內。務府定制中典甚鉅也。

大蒙古包宴

乾隆中。廓定新疆。回部哈薩克布魯特諸部長。爭先入貢。上宴於山高水長殿前。及避暑山莊之萬樹園中。設大黃幅殿。可容千餘人。其入座典禮。咸如保和殿之宴。宗室王公皆與焉。上親賜卮酒。以及新降諸王貝勒伯克等。亦無外也。俗謂之大蒙古包宴。嘉慶八年。今以上三省教匪告歲。亦循例舉行焉。

賜福字

定制列聖於嘉平朔。謁闈福寺歸。御建福宮。開筆書福字箋。以迓新禧。凡內廷王公大臣。皆遍賜之。翼日上御乾清宮西暖閣。召賜福字之臣入。跪御案前。上親揮宸翰。其人自捧之出。以誌寵也。其內廷翰林及乾清門侍衛。皆賜雙鈎福字。蓋御筆勒石者也。其餘御筆皆封貯乾清宮。於次歲冬間。特賜軍機大臣御前大臣數

人謂之賜餘福云。

賜荷包燈盞諸物

定制歲暮時。諸王公大臣皆有賜予。御前王大臣皆賜歲歲平安荷包一。燈盞數對。及福橘。廣柑。遼東鹿尾。豬魚。諸珍物。無算。外廷大臣擇其聖眷優隆者。亦賜荷包一。皆佩於貂裘衿領間。泥首宮門前。以示寵眷。蓋堂廉之間。情意歡洽。渾如家人父子。寔一代之美制也。視諸前朝高座深宮。寄耳目於宵小。罄效之際。誅夷立逮者。真不啻霄壤間也。

派吃祭神肉及聽戲王大臣

定制大內於元旦次日。及仲春秋朔。行大祭神於坤甯宮。欽派內外藩王貝勒輔臣六部正卿。吃祭神肉。上面北坐。諸臣各蟒袍補服。入西嚮神帳。行一叩首禮畢。復向上行一叩首禮。合班席坐。以南為上。蓋視御座為尊也。司俎官捧牢入。各實銀盤膳部大臣捧御用俎盤跪進。以髀體為貴。司俎官以臂肩膺髀各盤設。諸臣座前。上自用御刀割折。諸臣皆自鑿割。遵國俗也。食畢賜茶。各行一叩首禮。上還宮。諸臣以次退出。是晚各賜糕養醅齋。各攜歸邸。至上元日及萬壽節。皆召諸臣於同樂園聽戲。分翼入座。特賜盤餐有饌。於禮畢日。各賜錦綺如意及古玩一二。

器以示寵眷焉

大戲節戲

乾隆初純皇帝以海內昇平命張文敏製諸院本進呈以備樂部演習凡各節令皆奏演其時典故如屈子競渡子安題閣諸事無不譜入謂之月令承應其於內庭諸喜慶事奏演祥瑞應者謂之法宮雅奏其於萬壽令節前後奏演羣仙神道添籌錫禧以及黃童白叟含哺鼓腹者謂之九九大慶又演目捷連尊者救母事折為十本謂之勸善金科於歲暮奏之以其鬼魅雜出以代古人儻被之意演唐元奘西域取經事謂之昇平寶筏於上元前後日奏之其曲文皆文敏親製詞藻奇麗引用內典經卷大為超妙其後又命莊恪親王譜蜀漢三國志典故謂之鼎峙春秋又譜宋政和間梁山諸盜及宋金交兵徽欽北狩諸事謂之忠義璇圖其詞皆出日華遊客之手惟能敷衍成章又抄襲元明水滸義俠西川圖諸院本曲文遠不逮文敏多矣嘉慶癸酉上以教匪事特命罷演諸連臺上元日惟以月令承應代之其放除聲色至矣

端午龍舟

乾隆初上於端午日命內侍習競渡於福海中皆畫船簫鼓飛龍鷓首絡繹於鯨

波怒浪之間。蘭橈鼓動。旌旗蕩漾。頗有江鄉競渡之意。每召近侍王公觀閱。以聯上下之情。今上親政後。亦屢循舊制。觀之。然每以雨澤愆期。罷演者多矣。

御前大臣

本朝鑒明弊政。不許寺人干預政事。命內務府大臣監之。然內廷事務。每乏統領之人。仁皇習知其弊。特設御前大臣。皆以內廷勳戚諸臣充之。無定員。凡乾清門內之侍衛司員諸務。皆命其統轄。每上出宮巡幸。皆命其橐鞬扈從。代宣王言。名位優重。仿兩漢大將軍之制。而親誼過之。初尚命軍機大臣代攝。今上親政後。特分折其職。而體制尤為釐正。初無王公兼攝者。乾隆中。命喀爾沁固山貝子札爾豐阿兼之。其後蒙古藩臣遞攝其職。嘉慶初。上特命睿恭王及定莊二王兼之。實曠典云。

紅絨結頂冠

國朝定制。皇上燕服。宮中冠紅絨結頂冠。凡皇子皇孫。皆以是為禮服。其屬尊重。近支王貝勒。得上賜者。許常冠戴。輔臣間有賜者。皆不敢戴。惟張文和公蒙特旨。許元旦日冠戴。時以為非常之榮。成王嘗戲謂予曰。吾帽冠祇值清錢百文。然勝汝輩數百金之頂多矣。時紅寶石頂價甚昂。故王以為戲云。

金黃蟒袍

定制皇子服金黃蟒袍。諸王特賜者。始許服用。乾隆初。諸王蒙賜者。過半。寔稱一時之盛。及其末年。惟定怡二王特賜之。時以為榮。今上親政後。惟榮洛郡王蒙賜服焉。

香色定制

古之東宮。皆服絳紗袍。蓋次明黃一等。國初定制。皇太子朝衣服飾。皆用香色。例禁庶人服用。其後儲位久虛。漸忘其制。近日庶民習用香色。至於車幃巾悅。無不濫用。有司初無禁遏者。亦未習典故。故也。

朝服龍團

定制惟皇上御服朝衣。於腰闌下前後綉龍團各四。諸王以下。皆用素緞。數則以爲辨別。近日南中所綉朝服衣料。無論品級。皆用龍團各四。初無以素褶沽者。余常購市料服之。成王見而責曰。君素稱守禮者。今亦濫爲服用。耶。先輩之知定制若此。

四圍龍補褂

舊制親王服四正龍補服。郡王服二正二行龍補服。乾隆中。傅文忠公以爲與御

服無別。乃奏改親王服二行龍。二正龍補服。郡王服四行龍補服。以為定制。諸王有特賜四正龍者。許服用馬異。姓初無賜四圍龍者。雍正中。年大將軍羹堯特賜四正龍補服。不久即以驕敗。乾隆中。傅文忠公以椒房優寵。兆文毅公惠以平定西域功。阿文成公桂以平定兩金川功。福文襄王康安以平定台灣功。皆賜四圍龍補服。孫文靖以入安南功。賜之。未浹旬。即以潰兵聞。遂繳還。成命焉。惟文忠公每入署辦事。及其家居。仍用公爵補服。以示謙云。

大臣賜紫

國初諸勳臣。以開創大功。賜紫者不乏其人。乾隆中。閣臣則傅文忠恒。福文襄王康安。阿文成桂。和相坤。勳戚則福駙馬隆安。福尚書長安。超勇親王拉旺多爾濟。海超勇蘭察。皆賜紫色。與服。嘉慶中。慶文恪公桂。德繼勇楞泰。額威勇爾登保。以平定三省教匪功。亦賜紫馬。

宗室公賜紫

舊制。親郡王用金黃輿服。貝勒貝子用紫色輿服。宗室公與大臣同。乾隆五十二年。特賜宗室鎮國公輔國公紫色輿服。其未入八分公。仍舊制云。

賜朝馬

明制諸朝臣皆左右長安門步行至午門從無賜禁門騎馬者故閣臣沈鯉扶病入掖垣屢至顛仆為時人所憐云國朝定制王貝勒貝子皆乘馬入禁門至景運門下騎諸大臣一仍明制乾隆中上念諸臣待漏入直每遇風雪徒步數里甚為顛蹶因特許諸閣臣乘馬入內以示榮寵嘉慶己巳上特旨諸大臣年逾七十者賜肩輿入直尤為曠典云

黃馬褂定制

凡領侍衛內大臣御前大臣侍衛乾清門侍衛外班侍衛班領護軍統領前引十大臣皆服黃馬褂凡巡幸扈從鑾輿以為觀瞻其他文武諸臣或以大射中侯或以宣勞中外上特賜之以示寵異云

花翎藍翎定制

凡領侍衛府官護軍營前鋒營火器營鑾儀衛滿員五品以上者皆冠戴孔雀花翎六品以下者冠戴鷩羽藍翎以為辨別王府頭等護衛始許冠戴花翎餘皆冠戴藍翎云

親郡王賜三眼花翎

親郡王貝勒為宗臣貴位向例皆不戴花翎惟貝子冠三眼花翎孔雀翎公冠雙眼花翎

雀翎以為臣僚之冠。乾隆中順承勤郡王泰斐英阿以充前鋒統領故向上乞花翎。上曰：花翎乃貝子品制，諸王戴之反覺失制。傅文忠代奏，某王年幼欲戴之以為美觀，上始許之。因並賜皇次孫，今封定王者三眼花翎，曰：皆朕之孫輩，以為美觀可也。由是親郡王屢有家恩賜者。嗣後純皇帝欲定五眼花翎為親郡王定制，為和相所阻未果行云。

雙眼花翎

國初勳臣功績偉茂多有賜雙眼花翎者。乾隆中賜雙眼花翎者閣臣為傅文忠公愷，尹文端繼善，兆文毅惠，舒文襄赫德，于文襄敏中，阿文成赫，和相坤，福文襄康安，孫文靖士毅，勳臣為富勳勇德，伊將軍勒圖，海起勇蘭察，永制府保，覺羅制府吉慶，和制府琳，嘉慶中得賜者閣臣為保文恪甯，慶文恪桂，勒相公保，勳臣為明參政亮，額經略爾登保，德繼勇楞泰，那制府彥成，惟彭軍門承堯，王軍門得祿，以綠營將佐得雙眼花翎之賜，尤為寵遇優隆，以槌之不肖於九齡時即蒙純皇帝賜雙眼花翎實為千古榮遇至今思之猶感激涕零云。

外官賜花翎

定制外任文臣無賜花翎者。乾隆中方敏懋觀承官直隸制府時聖眷頗優以古

定制外任文臣無賜花翎者乾隆中方敏楚觀承官直隸制府時聖眷頗優以古北口大閱故公特乞賜花翎上笑曰若爾侏儒狀亦愛花翎耶因特賜之嗣後外任督撫屢有蒙恩賜者惟劉文正公督陝時特賜花翎公回京時即日繳還上亦優容不加厚責也

賜奠

國家寵待臣僚遇有勳績昭著者飾終之典有上親臨賜奠者亦有特遣皇子大臣代賜者代不乏人惟乾隆戊戌上念先烈親王開創功特往園寢賜奠嘉慶丙子今上念朱文正公傳導功親往其墓賜奠皆一時曠典云

賜它羅經被

本朝王大臣有薨歿者上特賜它羅經被被以白綾為之刊金字番經於其上時得賜者以為寵幸蓋即古人賜東園秘器類也

賜宅

定制漢員皆僑寓南城外地勢湫隘凡賃屋時皆高其值京官咸以為苦又聚集一方人情誣謗勢所不免列聖咸知其弊故漢閣臣多有賜第內城者如張文和賜第護國寺胡同蔣文肅賜第李公橋袁文達賜第石虎胡同劉文定賜第阜成

門大街劉文正賜第東四牌樓汪文端賜第汪家胡同梁文定賜第拜斗殿董太保賜第新街口皆一時之榮遇也

清字經館

乾隆壬辰上以大藏佛經有天竺番字漢文蒙古諸繙譯然其禪悟深邃故漢經中冗偈惟代以翻切並未譯得其秘旨清文句意明也反可得其三昧故設清字經館於西華門內命章嘉國師經理其事達天蓮筏諸僧入助之攷取滿騰錄纂修若干員繙繹經卷先後凡十餘年大藏告成然後四體經字始備焉初貯經板於館中後改為寶錄館乃移其板於五鳳樓中存貯焉

石經

漢靈帝時立五經石碑於白虎觀蔡邕等為之校刊其碑經魏晉之亂盡皆湮沒唐開成中刻九經文於國學至今傳千餘年字皆漫漶失真又間有明人補刊者字體惡劣實無足觀雍正中有生員蔣衡字相帆者善書法立志書十三經十餘年乃成乾隆初上之特賜國子監學正藏其書於大內乾隆庚戌上念衡尊經之功未忍磨滅乃命刊其書於太學中乙卯春告成筆力蒼勁燦然兩廡間士大夫過者無不摩挲賞鑑焉

千叟宴

康熙癸巳仁皇帝六旬開千叟宴於乾清宮預宴者凡一千九百餘人乾隆乙巳純皇帝以五十年開千叟宴於乾清宮預宴者凡三千九百餘人各賜鳩杖丙辰春聖壽躋登九旬適逢內禪禮成開千叟宴於皇極殿六十以上預宴者凡五千九百餘人百歲老民至以十數計皆賜酒聯句百餘年間聖祖神孫三舉盛典使黃髮鮐背者歡飲殿廷視古虞庠東序養老之典有過之無不及者實熙朝之盛事也

宗室宴

乾隆甲子上宴王公及近支宗室百餘人於豐澤園更其殿名惇敘殿以示行葦燕毛之意乾隆壬寅普宴宗室於乾清宮凡三千餘人極為一時之盛嘉慶甲子今上遵循舊制復宴近支宗室百餘人於惇敘殿賜酒賦詩其聯句詩為成王所擬書詞翰並妙抒寫一時盛典如繪非他詞臣所擬者之可及也

北郊齋宮

自明嘉靖中更定祀典分祀天地北郊因循未建齋宮純皇帝念祀典甚鉅未可二郊異宜因建北郊齋宮規模一如南郊然後二郊之制始備乾隆己巳上宿齋

宮以天時暑熱從者多有暍者因仍舊制齋於內宮體恤臣僚故也其後齋宮為更衣別殿不復駐蹕焉

親禱

康熙中孟夏間久旱上虔誠祈禱由乾清門步禱南郊諸王大臣皆雨纓素服以從南未至天橋四野濃雲驟合甘雨立降乾隆乙卯上因旱屢禱於三壇社稷雨不時降乃步禱於南郊次夕澍雨普被歲仍大稔上詠喜雨詩以誌之二聖軫念農食惟艱甘屈萬乘之尊為民請命其於森林之責千古若合符節也

射布靶

國家以弧矢定天下凡八旗士大夫無不習勦弓馬殊有古風每歲上狩木蘭前將派往扈從王公大臣文武官員等習射於出入賢良門上親閱之以定優劣其中三矢以上者優貴有差今上自甲戌春命八旗護軍前鋒營每旗揀選善射者百人以上親閱視其中優者立為擢陞歲以為常大有安不忘危之意然周制有大射燕射賓射之別今每春習射及秋獮前習射有古人燕射之意至於春秋大射之儀尚未之備余立朝時每為言官等言之初未有入奏者然此大禮終必有議及之日也

文臣射鹿

每歲射布靶時。漢大臣官員有能射者。亦許與及。上每特賜花翎以旌獎之。趙謙士侍郎。每歲貫侯。屢為文臣之冠。上甚嘉之。戴文端公。衛亨任。修撰時。隨從木蘭。嘗射鹿以獻。純皇帝大悅。曾賦天章以紀其事。馬惟江。晚香中丞。嗣於習射時。甫彎弓。其鞮崩壞。弓矢盡落於地。上大笑。時謂之江三丟云。

奏事處

國朝鑒明季科臣紛囂。每致政務叢脞。特設立奏事處。遴選六部內務府司員之能書寫者為奏事官。十年一為更易。統屬於御前大臣。又命御前侍衛一員。總統其事。凡外庭章奏。許其傳達。蓋以其官職卑末。不敢壅滯。且因至於露奏本章。仍令六科傳遞。以符舊制。仿周官小臣致命之意也。

奏蒙古事侍衛

舊制選六班蒙古侍衛中之熟諳蒙古語者。與奏事官同事專奏。外藩王公呈奏事件。國語謂之卓親轄。蓋以其語言氣習與之相近。易通曉其意指。亦柔遠人之一道也。

常朝

自後唐明宗改入閣儀為百官五日候起居之制。歷代相沿。以為鉅典。本朝列聖憂勤政事。凡離宮燕寢。無不披覽奏章。召對大臣。堂廉之際。甚為通達。然相沿古制。凡王公將軍六曹冗員無政事之責者。於每月五日。朝集於午門前。朝服坐班。上駐蹕大內日。王公皆於太和門坐班。侍衛賜茶始散。上駐蹕園中時。王公則同百官坐班午門外。科道官輪班察核。不至者立劾之。時謂之常朝云。

萬壽節

本朝萬壽節。王公大臣文武職官等。咸蟒袍補服。於黎明時排班圓明園之正大光明殿前。三品以下者排班於出入賢良門外。上龍袍珠冠入座。鴻臚官唱排班引導宣贊。一如大朝儀。上受賀畢。始還宮。如遇上幸木蘭時。諸王大臣則齊集午門外遙祝萬壽云。

本朝祀廟之制

自商周時。奠契稷為始祖。歷代相沿。各追崇四親帝號。供奉太廟。而開創之君。反居其下。至親盡廟祀時。太祖始正南向之位。非歷有百年。其典不備。如唐之憲懿。宋之僖宣。屢經罷復。渾如兒戲。識者譏之。本朝太祖肇基東土。撫有寰區。追崇原皇帝。四聖神主。即安奉於太廟。後殿遇四時祭享。遣親王一人為之攝祭。元旦萬

壽節日特遣官致祭。每歲禘祭時。則命覺羅官恭捧四聖神主合祭於太廟中。禮成仍安奉於後殿焉。時享之時。既不預九廟之數。復不壓高皇帝南向之尊。實祭典之良制。百世宜遵奉者焉。

薦新

月令季春之月。天子始乘舟薦鮪於廟。方氏云。王必乘舟而後薦新。所以示親漁也。今奉先殿每月薦新。仍沿明制。而列聖秋獮木蘭。凡親射之鹿獐。必驛傳至京。薦新於奉先殿。即月令王親漁之意也。

射牲

古禮王祭於廟。親射牲以獻。今坤甯宮跳神儀。凡牲入。上迎出戶。按牲進。上隨入。跪視庖人執鸞刀以屠。割畢。方叩頭興。即古射牲之遺意也。

皇后入廟之制

古制后先帝崩。則祔祀於廟。設位於其姑下。然遇行禘祭之禮。動多關礙。至明世宗預祧仁宗。以方后入祔。益非法矣。本朝定制。凡后先帝崩時。則安奉神主於奉先殿夾室中。俟大行皇帝崩後。始一同入廟。如孝敬憲皇后。孝賢純皇后。孝儀純皇后。皆沿是制。有勝於古制多矣。

壽皇殿

壽皇殿在景山門內正北。凡九室。重簷金楹。一如太廟之制。供奉列聖御容。上遇元旦歲暮及聖誕忌辰之日。皆行親謁禮。凡諸皇子皇孫及近支親郡王。皆從行禮。其旁永思殿。即列聖苦廬地。凡瞻謁日。必於永思殿傳膳辦事。蓋亦示孺慕之意也。

安佑宮

安佑宮在圓明園西北隅。朱扉黃裳。一如寢廟之制。內供奉仁皇帝憲皇帝純皇帝三聖神牌。上於臨御園中日行瞻謁禮。每年四月八日。率領諸皇子近侍拜謁。其朔望薦熟撤饌。一如生時禮。皆隸內務府大臣承辦。即古原廟之制也。

皇史宬

皇史宬在東華門外迤南。與普度寺相近。蓋明南內地也。殿廡七楹。扉牖楹楯以石代之。內貯金漆櫃數十。蓋古人金匱石室之意。凡列聖實錄玉牒聖訓。皆藏其中。設旗員年老者八人守之。地甚嚴密。余於下卯冬。奉迎純皇帝實錄。曾一至其地。嘗聞徐崑山先生述。聞李穆堂侍郎言。其中藏全分永樂大典。較今翰苑所貯者多一千餘本。蓋即姚廣孝解縉所修初本。繕寫精工。非隆慶間謄本之所能及。

惜是日忽忽應禮不得從容翻譯未知是書尚存與否也

皇上日閱實錄

列聖於每早盥沐後即啟閱列朝實錄一卷自巡狩齋戒外日以為常雖寒暑不間也聞覺羅侍讀榮昌言其書皆取貯內閣大庫內每前一日中書舍人啟鑰取書用黃綾袱包裹外用楠木匣盛貯次早同奏章送入一日寓直者偶忘啟鑰同事以為次早可及遂不獲開五更時上已遣小內侍索取余是日承值乃匆匆啟庫取書未及盛匣上已催促者再矣亦可覘聖主之勤於法祖也

喜起慶隆二舞

國家肇興東土舊俗所沿有喜起慶隆二舞凡大燕享遊侍衛之狷捷者十人咸一品朝服舞於庭除歌者豹皮褂貂帽用國語奏歌皆敷陳國家憂勤開創之事樂工吹簫擊鼓以和舞者應節合拍頗有古人起舞之意謂之喜起舞又於庭外丹陛間作虎豹異獸形扮八大人騎馬作逐射狀頗沿古人儺禮之意謂之慶隆舞列聖追慕祖德至今除夕上元筵宴皆沿用之以見當時草昧締構之艱難也

武宮乘輜

舊制武官一品皆乘轎。純皇帝以滿洲大員皆宜夙習勞動。不可耽於安逸。故將都統將軍提督等乘轎之制盡行裁革。惟領侍衛內大臣例無明文。然向率以諸王大學士兼之。未有單銜者。故皆因循乘轎。惟英誠公阿克棟阿一人初無他官。以家室貧乏不能奉養輿夫。故獨乘車以行。後超勇王拉旺多爾濟以足疾喀爾沁貝勒丹巴多爾濟以受重創。故皆特旨賜轎。繼其位者為科爾沁郡王索諾木多布濟。科爾沁貝勒鄂爾哲依圖皆因循坐轎。丙子冬上特旨罷斥。仍交部嚴議。馬自是武臣無乘轎者矣。

鷹狗處

鷹狗處向在東華門內長街。設總統二人。以待衛兼之。奉飼御前鷹狗。以備蒐獵之用。其牧人皆以世家子弟充之。許其蟒袍緯帽為執事中之品。最高者今上壬戌以其非急務不宜蓄於禁垣內。因命遷於東安門內長房。其職事為之稍賤。眾視為冗員。馬有吾宗宗室琅巖侍衛薩彬圖者素好與文士交。及兼鷹狗總統。因書鷹狗處少卿銜帖。投刺於翰苑家。眾爭笑之。

上虞備用處

定制選八旗大員子弟中之稍捷者為執事人。司上巡狩時扶輿擊蓋捕魚。若雀

之事名曰上虞備用處蓋以少年血氣憤張故令習諸勞動以備他日干城侍衛之選實有類漢代羽林之制而精銳過之蓋善於寵馭近侍之制也

虎槍處

定制選各營中將校精銳者演習虎槍之伎凡巡狩日相導引上大獵時其部長率伎勇者十人入深林密箐中覓虎踪跡凡猛獸出其部長排槍以伺虎躍至猛健先以槍刺其胸仆之謂之遞頭槍然後羣槍林至其頭槍者賞賚優渥故人思效命焉純皇帝定制凡殺虎時為虎斲斃及被創者照軍營殉難受傷例賜恤焉

御槍處

乾清門侍衛中選火器精熟者數十人為御槍處巡幸時日相導引其長服黃綠紅馬褂餘者皆紅綠白馬褂以為辨別凡上合圍時皆下騎執火器翼列扈從以防猛獸奔突上用御火槍擊獸時則爭相貳副焉舊時郊行免其相從近自癸酉之變後凡郊社大祀皆服蟒袍以扈蹕焉

善撲營

定制選八旗勇士之精練者為角抵之戲名善撲營凡大燕享皆呈其伎或與外藩部角抵者爭較優劣勝者賜茶繒以旌之純皇帝最喜其伎其中最著名者為

大五格海秀。皆上所能呼名氏。有自士卒拔至大員者。蓋以其勇鷲有素也。和相當軸時。令巡捕營將士亦選是伎。其後文遠舉。甯任金吾時。以其賤卒。不宜近上前。因奏罷之。人稱其識大體云。

嚮導處

定制凡上巡狩時。預遣大臣率各營將校之深明輿圖者。往勘程途。凡御蹕尖營相去幾許。及橋梁傾圯。道途蕪滓者。皆令有司修葺。名曰嚮導處。先是。獲是差者。皆為美選。沿路苞苴。肆意徵索。稍不滿意。則以修治道塗為名。凡墳墓隴畝。任其蹂踐。有司畏之如虎。罔敢稍拂其意。後純皇帝知之。將其最暴者懲治數人。然後其風稍斂焉。

蒙古醫士

定制選上三旗士卒之明正骨法者。每旗十人。隸上駟院。名蒙古醫士。凡禁廷執事人有跌損者。咸命其醫治。限以日期。報愈。過期則懲治焉。齊息園侍郎墜馬傷首。腦涿涿然。蒙古醫士嘗以牛脬蒙其首以治之。其創立愈。故時有秘方能立奏效。非岐黃家所能及者。近最著名有覺羅伊桑阿者。以正骨起家。至於鉅富。授其徒法。先將筆管削數段。令徒包紙摩挲。皆使其節合。接如未破者。然後如法接。

骨皆奏效焉。

批本處

國初鑑明季秉筆太監專擅弄權之弊。特簡滿翰林官一員。滿內閣侍讀一員。滿中書舍人六員。在內廷行走。專司批發之責。凡本章大學士票擬上。經上批覽畢。即交該處用清字批示。然後交付內閣學士恭錄聖旨發抄。故機宜慎密。從無敢遲滯刪改者。實當代之善。俗謂之紅本云。該處行走人員。皆許挂珠。用紅雨襜帽。每遇歲時。內廷賞賜。咸預其列。以示榮云。

翻書房

崇德初。文皇帝患國人不識漢字。罔知治體。乃命達文成公海翻譯國語四書。及三國志各一部。頒賜耆舊。以為臨政規範。及定鼎後。設翻書房於太和門西廊下。揀擇旗員中諳習清文者充之。無定員。凡資治通鑑。性理精義。古文淵鑑諸書。皆翻譯清文。以行。其深文奧義。無煩注釋。自能明晰。以為一時之盛。有戶曹郎中和素者。翻譯絕精。其翻西廂記。金瓶梅諸書。疏禡字句。咸中肯綮。人皆爭誦焉。

上書房

本朝鑒往代嫡庶爭奪之禍。永不建儲。皇子六齡。即入上書房讀書。書房在乾清

宮左五楹面北向。近在禁籞。以便上稽察也。雍正中初建上書房。命鄂文端張文和。二公充總師傅。二公入。諸皇子皆北面揖。二公立受之。實從古帝王乞言之制也。當時師傅皆極詞臣之選。故列聖學問淵深。固皆天縱。亦一時師保訓迪力也。定制卯入申出。攻五經史漢策。問詩賦之學。禁習時藝。恐蹈舉業奔陋之習。日課詩賦。雖窮寒盛暑。不輟。皆崇篤實之學。其較往代皇子出閣講讀。片刻即歸。徒以為飾觀者。真不啻霄壤分也。其圓明園書房。在勤政殿東屋。凡三進。地宇幽邃。有純皇帝御書。先天不達中天立極。後天不老三區額時呼為三天云。

南書房

唐宋優重詞林。最為清秘。凡制誥草麻外。一切機務。皆與商榷。故其品為高要。明代設翰林院於東長安門外。視之埒部院。坐耗俸貲。毫無一事。惟以為入閣之階。故大拜後。不嫻政事。動為胥吏所欺。如周道登。不識情面二字。鄭以偉。有窮於數行之嘆。安問其變理之道也。本朝自仁廟建立南書房於乾清門右階下。揀擇詞臣才品兼優者充之。康熙中諭旨。皆其擬進。故高江村之權勢赫奕。一時仁廟與諸文士賞花釣魚。剖晰經義。無異同堂師友。故一時卿相。如張文和。蔣文肅。屬尚書廷儀。魏尚書廷珍等。皆出其間。當代榮之。列聖遵依。祖制寵眷不衰。為木天儲

材之要地也

如意館

如意館在啟祥宮南。館室數楹。凡繪工、文史及雕琢玉器、裱褙帖軸之諸匠皆在焉。乾隆中，純皇為幾之暇，嘗幸院中，看繪士作畫。有用筆草率者，輒手教之，時以為榮。有繪士張宗蒼，以山水擅長，仿北宋諸家，無不畢肖。上嘉其藝，特賜工部主事實為一時之盛。其他如陳孝泳、徐洋輩，皆以文章優長，或賜舉人，一體會試。或以外郡佐雜陞用，亦各視其才具也。

廷寄

列聖天縱聰明，凡詔諭外吏，剴切機宜，輒中竅要，恐傳抄後有所洩漏，反使幹臣難以施為。故一時機密事件，皆命軍機大臣封緘嚴密，由驛傳遞，名曰廷寄。向例封面標軍機首揆名姓，自阿文成公沒後，純皇帝嫌涉專擅，命改為軍機大臣等寄云。每月兵部將所寄封數及寄外任何人名目彙奏一次，蓋亦杜大臣有所私請託實一代之良法。較諸前代綸音未降而輿隸咸聞者，真不啻霄壤之別也。

上諭館

本朝列聖家法相承，諭旨頒自樞府，或每諭萬言，或日數旨，綸綍式昭，積累繁富。

恐有所遺漏。故特立上諭館。設主事二人。筆帖式若干人。專司恭錄清漢諭旨。每數月後彙奏一次。交起居注收藏。特簡閣臣二人。綜理其事。真遠勝往代。惟命詞臣視草誥制。又以駢體膚濶。陳陳相因。所謂依樣畫葫蘆者。真無濟於實事也。

國史館

國初沿明舊制。惟修列聖實錄。附載諸勳臣於內。祇履歷官階而已。康熙中。仁皇帝欽定功臣傳一百六十餘人。名曰三朝功臣傳。藏於內府。雍正中。修八旗通志。諸王公大臣傳始備。然惟載豐沛世家。其他中州士族。勳業茂著者。仍缺如也。其所取材。皆憑家乘。東筆詞臣。又復視其好惡。任意褒貶。如開國名臣何溫順公。和理。費直義公。吳東等諸傳。其文寥寥數則。而如蔡綏遠。毓榮。蘇侍郎。拜。幾至萬言。皆割竊碑版中語也。純皇帝夙知其弊。於乾隆庚辰。特命開國史館於東華門內。重簡儒臣之通掌故者司之。將舊傳盡行刪蕪。惟遵照實錄檔冊諸籍所載。詳錄其人生平功罪案而不斷。以待千古公論。真修史之良法也。後又重修王公功績表傳。恩封王公表。蒙古回部王公表傳等書。一遵是例焉。嘉慶庚申。上復命補修列聖本紀及天文地理諸志。乘儒林列女等傳附之一代之史畢具矣。其續錄者。以十年為一則。陸續修之。以為萬祀之計也。

本朝欽定諸書

列聖萬幾之暇乙覽經史爰命儒臣選擇簡編親為裁定頒行儒宮以為士子仿模規範實為萬目之巨觀也今臚列其目於右

經部 易經通注四卷 日講易經解義十八卷 御纂周易折中二十二卷 御纂周易述義十卷 日講書經解義十三卷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二十四卷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二十卷 御纂詩義折中二十卷 欽定周官義疏四十八卷 欽定儀禮義疏四十八卷 欽定禮記義疏八十二卷 日講禮記解義三十卷 日講春秋解義六十四卷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三十八卷 御纂春秋直解十六卷 御注孝經一卷 御纂孝經集注一卷 日講四書解義二十六卷 御纂律呂正義五卷 御纂律呂正義後編一百二十卷 御定康熙字典四十二卷 欽定西域同文志二十四卷 御定音韻闡微十八卷 欽定同文統韻六卷 欽定叶韻彙輯五十八卷 欽定音韻述微一百六卷 史部 欽定明史三百六十卷 御批通鑑輯覽一百二十卷 御定通鑑綱目三編四十卷 開國方略三十二卷 御定三逆方略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四十八卷 平定金川方略三十二卷 平定準噶爾方略前編五十四卷 正編八十五卷 續編三十三卷 平定兩金川方略一百五十二卷 臨清紀畧十六卷 蘭州紀畧石峯堡紀畧台灣紀畧平定廓爾喀

紀畧平苗紀畧平定三省教匪紀畧辛酉工賑紀畧太祖高皇帝聖訓四卷太宗
文皇帝聖訓六卷世祖章皇帝聖訓六卷聖祖仁皇帝聖訓六十卷世宗憲皇帝
聖訓三十六卷高宗純皇帝聖訓三百卷上諭內閣一百五十九卷硃批諭旨三
百六十卷欽定明臣奏議二十卷欽定宗室王公功績表傳十二卷欽定蒙古回
部王公表傳六十卷欽定八旗滿洲氏族通譜八十卷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十
二卷御定月令輯要二十四卷大清一統志五百卷欽定熱河志八十卷欽定日
下舊聞攷一百三十卷欽定滿洲源流攷二十卷欽定皇輿西域圖志五十二卷
皇清職貢圖九卷欽定盛京通志一百卷詞林典故八卷續詞林典故 卷欽定
歷代職官表六十三卷欽定大清會典一百卷新定大清會典 卷大清會典則
例一百八十卷新定大清會典則例一百八十卷欽定續文獻通攷二百五十二
卷欽定皇朝文獻通攷二百六十二卷欽定續通志一百四十四卷欽定皇朝通
志一百卷欽定皇朝通典二百卷幸魯盛典四十卷萬壽盛典一百二十卷欽定
大清通禮四十卷南巡盛典一百二十卷皇朝禮器圖式二十八卷國朝宮史三
十六卷續國朝宮史 卷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六卷八旗通志初集二百
五十卷八旗通志二集 卷大清律例四十七卷欽定天祿琳琅十卷御製詳

鑑闡要二十卷 子部 御撰資政要覽三卷後序一卷 聖諭廣訓一卷 庭訓格

言一卷 御製人臣做心錄一卷 御製日知薈要一卷 御定孝經行義一百卷 御定

內則行義十六卷 御纂性理精義十二卷 御纂朱子全書六十六卷 御定執法成

憲八卷 欽定授時通攷七十八卷 欽定醫宗金鑑九十卷 御定歷象攷成四十二卷

御定歷象攷成後編十卷 御定儀象攷成三十二卷 御製數理精蘊五十三卷 御

定星歷攷源六卷 欽定協記辨方書三十六卷 欽定佩文齋書畫譜一百卷 祕殿

珠林二十四卷 石渠寶笈四十四卷 續石渠寶笈 卷錢錄十六卷 欽定西清

古鑑四十卷 欽定西清硯譜二十四卷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五千二百卷 欽定淵

鑑類函四百五十卷 御定駢字類篇二百四十卷 御定分類字錦六十四卷 御定

子史精華一百六十卷 御定佩文韻府四百四十二卷 御定韻府拾遺一百十二

卷 御注道德經二卷 集部 聖祖仁皇帝初集四十卷 二集五十卷 三集五十

卷 四集三十六卷 世宗憲皇帝文集三十卷 高宗純皇帝樂善堂全集三十卷 御

製文初集三十卷 二集四十卷 餘集二卷 御製詩初集四十四卷 二集九十四卷

三集一百卷 四集一百二十卷 五集一百四十卷 餘集 卷今上皇帝味餘書室

集 卷御製文初集 卷御製詩初集 卷二集 卷御定全唐文五千

卷御選古文淵鑿六十四卷御定賦彙一百四十卷外集

卷補遺二十二卷

御定全唐詩九百卷御定佩文齋詠物詩選四百八十二卷御定歷代題畫詩類
一百二十卷御選四朝詩二百九十二卷御定全金詩七十四卷御選唐詩三十
二卷御選唐宋文醇五十卷御選唐宋詩醇四十七卷皇清文韻二百二十四卷
續皇清文韻 卷欽定四書文四十一卷御定歷代詩餘一百二十卷御定詞
譜四十卷御定曲譜十四卷

嘯亭續錄卷二

韓旭亭

旭亭先生寄子尚書公家書。余已載前卷矣。先生少貌岐嶷。目炯如電。喜作谿刻語。使人莫能禁受。嘗遇相士云。公之貌如黃閣學。孫懋當早貴。恐不永年耳。先生深自改易。立功過格。以自警。凡利眾濟人事。皆勉力為之。乾隆庚寅。客京邸。嘗大病。夢人語曰。汝發憤改過。造化已延汝壽矣。及病愈。貌和藹。有識之者云。非復當年形狀矣。老年遠遊燕粵。吳越身更輕便。如三四旬人。然甲戌春。壽八十。經上賜匾旌之。越二歲。無病終。實近世之罕見也。憶丙午間。師嘗設席余邸。因余性下急。諄諄相戒。以己身為譬喻。不啻再三。然余終以暴戾致愆。至今思之。深有愧師教也。

張雲汀

張雲汀。名賓鶴。浙江餘杭人。性豪宕。不羈小節。詩學杜韓。其七古蒼涼勁健。尤入少陵室。以詩客禮怡諸郎。與嵩山叔交甚篤。先王喜其才。而誚其品。嘗曰。使雲汀讀宋儒一篇書。其怪僻當不至是。嘗與先王飲於清流激湍。飛觴醉月之候。禪落於席。人爭笑之。而先生不顧也。後以落拓卒於京邸。怡王訥齋主人嘗刊其詩以

行世亦甚憐其才也

黃雅林

黃雅林初名

俊

字石咸遼陽人為明青州太守某後崇德癸未大兵破青州太守

殉節其子孫遂流落寓籍陪京云先生學問淵博矜才使氣醫卜藝術之書無不

周覽時時述稗官家言聞者絕倒自以其名不雅馴遂易名頤以癡者自居

蓋俗謂癡

呆者每謂之大頭云亦好奇士也詩畫仿鄭板橋有意矯俗反使性靈汨沒先恭王甚惜其

才華不由正軌時有詩文就之商榷先生輒加抨擊酒酣耳熱賓主喧闐聲驚四

座先恭王每以山精野狐目之然平時未嘗不嘉其忠告交誼仍如故也館於甯

邱時貝勒

永福

已襲封先生督責甚嚴時有佞色先生勃然曰爾冠則朝廷貴爵

爾身猶吾弟子也命免冠重責數十至跣謝罪乃已其古道如此

尤水村

尤水村名

陰

儀真人善繪事詩宗放翁間有清新之句弱冠入都從先恭王之遼

瀋往返數千里有出塞詩一卷皆蒼涼弔古之作袁簡齋太史曾序而行之先生

性放曠不屑小節用濃墨作黑竹琅玕百尺頗有凌雲之勢江鄉諸鹽客多珍重

之名與王夢樓相埒晚年寄跡釋道於內典頗精熟年八十餘始卒

超勇親王

余向記超勇王光顯寺戰績於前卷。今於其嗣王處得王家乘其功尚有未詳處。故補書之。王先世為元太祖第四子後裔。居喀爾喀。賽因諾音部。康熙中。準噶爾台吉噶爾丹勢強。侵喀爾喀。四部盡為所破。王時弱冠。負祖母單騎叩關降。仁皇帝憐之。置宿衛。授輕車都尉。爵。賜第京師。尚純愨長公主。至存封郡王。雍正中。遣歸游牧九年。征準噶爾時。王請從征。上從之。命從順承王駐察汗河。傅爾丹既僨師於和通淖爾。見前卷賊眾追蹂。闌入內境。順承王擁兵不救。王慷慨曰。使虜騎充斥。大軍敗亡。安用將帥為也。因率本部卒迎賊於鄂登楚勒。時賊勢鴟張。赤幟遍野。王曰。此未可以力爭。因命其部將巴海夜入賊壘。以致師。王伏精銳於林莽。

間。巴海率哨騎奔賊大隊。賊眾追之。伏起。王吹角於隊。我兵無不一當百。轉戰竟日。賊倉卒遇大敵。不及備。遂為我兵所殲。王陣擒賊首二。皆百戰渠魁。賊帥小渠零墮騎裸身。跨白駝。遁漠南肅清。時謂北征第一戰功云。逾年復有光顯寺之戰。王威名震漠北。虜騎震懾。不敢復南牧矣。及純皇帝即位。授王定邊左副將軍。鎮烏里雅蘇台。傅閣峯尚書。歸定和議。見前卷上命王會議虜使。哈柳至。強辯士也。謁王於京邸。哈柳誚王曰。聞王漠北有營帳。奚必居於京邸。王曰。國家都於此。我隨

君而居。即為吾土。喀爾喀乃藩部。若人有園囿。然何足道也。抑又言王幼子思歸。親前欲傳致之。王慨然曰。公主所育。為吾嫡長。其餘孽。何足齒及。汝部縱放歸。吾

其請於皇上。必戮於宗也。哈哈然退。王復面奏純皇帝曰。今北虜挾臣子以為重。臣若許之。適足以長其驕心。恐無益於國事。况此不肖子。不即殞滅。赦頗偷生。無足存也。上詔獎之。比之樂羊云。復命王修書答之。和議乃成。庚午。王薨於軍。遣表請歸附。公主園寢。上惋惜之。命配享太廟。及賢良祠。外藩得預侑食者。惟王一人。蓋異數也。嘉慶甲戌。禮部尚書成甯。以王為外藩故。撤賢良祠神牌於後殿。事聞。今上震怒。立褫成職。蓋猶念王之勳也。其孫拉旺多爾濟。頗有祖風。尚和靜。公主掌宿衛四十年。所領將卒。無不感激用命。以忠醇持躬。和相當權時。諸王大臣盡交其門。而王獨與之梗。今甚為優眷。癸亥春。有陳德之逆。客爾喇貝勒丹公某。已為所刺傷。王以手援其腕。德莫能支。遂被擒。其勇力可知也。余以罪廢時。王面詰某貴臣曰。禮王何罪。公乃羅織至此。使宗藩斥革。如發蒙振落。吾儕外臣。何足道也。貴臣赧然退。王因於歲首謝病歸藩。憤悒而薨。余與王素乏締交。乃情摯若此。深有感於心也。劉文清公嘗比王為金日磾。余以其謹慎寡過。處有類霍大將軍。日磾尚非其匹。實為朝廷重臣也。王薨之夕。有大星隕於西北。訃至。却如其期。亦

一異也

褚筠心

褚筠心先生廷璋。長洲人。為沈文愨公弟子。少時與趙舍人文哲曹學士仁虎等結社號吳門七子。詩宗盛唐。無宋元卑靡之習。嘗修西域同文志。譜習新疆古蹟。所作西域詠古諸詩。音律尤蒼涼合格。先恭王嘗曰。近世不為袁趙所惑者。惟筠心一人而已。性直梗。和相秉權時。先生以其非科目中人。不以先輩待之。和相慊然。以攷事中之改官部曹。先生終身不謁銓選。曰。此膝不為權臣屈也。嘗賞鑑余詩文。臨歸時。余題四律贈行。先生即日挑燈和之。其末作玉蝴蝶詞。尤多規勸。余心感其言。然性紆緩。多為人所愚。任湖南學政歸。以宦囊開凶肆。以其利溥。人爭笑之。而先生不顧也。

甯秀生有髭

納蘭侍衛甯秀。為太傅明珠曾孫。生時有髭數十莖。羅羅頤下。年弱冠。願貌蒼老。宛如四五十人。未三十即下世。其家因之日替。亦一異也。

張漢潮渡漢江

嘉慶戊午夏。教匪張漢潮。自秦竄入楚境。勢甚猖獗。楚督景安畏懦。遠避武昌。賊

如風飄豕突無所抵攔漢潮欲渡漢江以窺全楚時漢陽最為富饒市廛毗連數十里用於天下聞警商賈驚避有老賈某祈於關帝廟會大風驟起飄泊賊人舟楫斃於江者如鷺也漢潮亦落水得拯因狼狽返秦中自是不敢東下逾年乃為明參政亮所擒當時假使賊得濟蹂躪江淮其禍不可問矣信夫國祚昌熾水伯得以默為佑護也

稗事數則

乾隆未定王屢攝金吾印信正陽門外火災延及民居王馳救之有娼家避火羣立巷口粉白黛綠者數十人王不識詫曰是家女子何若是之多也人爭笑之陳春淑副憲性梗直敢言滿朝以怪物目之廣膚虞侍郎嘗謂余曰仕途以我與王暨陳副憲為三怪殊為憤懣余笑曰吾今日誠為周處矣蓋狎以廣為虎陳為蛟也後春淑降官編修嘗路過余余降輿立市間語移時輿夫皆詫私語曰是何侘傺老翁而王為之謙遜若此余聞之笑謂僕者曰非轎夫不能道此語也張靖逆乘樞言乾隆中有某散秩大臣嘗侍班而冠纓忽斷不及縫紉恐上出見之乃以下僚啓事筆於頸下繪之如纓然人傳為笑柄云

宗室鎮國公王永玉嘗饋蒸鷺於順義侯田公國榮聞人誤以蒸鴨告之田詫曰吾

年已老。從未見此巨鴨也。後食始知之。

有某公家素貧。得上賜人參票。喜極過望。感激涕零。是日工祀雲壇。某不及伺。上回宮。乃於天橋路側。泥首稱謝。成王笑曰。自有郊祀以來。從未有在此叩首者。某公比舉。恐橋神亦有所驚訝也。

曹劍亭之劾和相家奴劉全。余已載前卷。或有訾之者曰。公嘗狎暱某伶童。後為全所奪。故公叩怨劾之。後廿餘年。花曉亭侍御未之劾。賤查有圻侵冒國課。人復以此語歸之。甚矣不樂成人之美若此。

甘肅岳先生運源為忠果公曾孫。幼師劉海峰。書畫精絕。詩文工宗七子。殊有豪氣。為旗籍文士之冠。然不甚工楷書。有某大臣延其書寫奏牘。先生以靈飛經法為之。某公大怒。揮之門外曰。甘某名望若爾。乃其書法尚不如吾部曹胥吏之端楷也。

哈軍門攀龍為將軍元生子。元生隨鄂文端公征苗有功。軍門子國興復以勇健著。三世擁旄。時人榮之。公為回屬。素禁豕肉。外祖舒直恪公名見卷任西安將軍時。與公甚善。嘗請會食。哈公每嫌蒸羊品味不佳。異日庖人潛以猪肉託羊饌。哈食之甚美。褒獎備至。初不覺異味也。

張文和公晚年頗以謙抑自晦。每遇啟事者至。動云好好。一日有閣中胥吏請假。公問何事。曰適聞父訃信。公習為常。亦云好好。舍人等皆掩袂笑。而公未覺也。褚筠心學士於庚寅科同國學士。柱典試江西。國故文理庸劣。而不許褚同定一卷。乃自為批閱。同時全國學士勉與邊學士繼祖典試浙江。全故疏懶。終日不閱一卷。任邊選中。時人諺曰。全虧邊繼祖。裹住褚廷璋云。蓋北人呼虧裹。魁國同音也。成王性滑稽。遇事喜作反語。自言直樞庭時。嘗召見。上適閱明參政亮捷報。命王閱之。王習為常。奏此戰惜未獲渠首。是張漢潮得擒明亮。始為佳事。上正色曰。若是則不佳矣。王始省悟。免冠叩謝出。

賡閣學秦。滿洲人中。己酉孝廉。以資深歷顯職。面目臃腫。人爭厭之。與人言習語。

可不是三字。人以賡可不呼之。宗室輔國公晉隆性滑稽。一日於坐中驟問賡曰。

今日天氣甚寒。賡習以可不應之。又云君觀某大臣貌。可作龍陽否。賡亦漫應之。為某大臣所責。至跪謝乃已。

明副軍秦甯夏駐防人。以功績洊至副都統。人多粗疎。一日帶領引見時。明司鑲黃旗漢軍。其都統為榮恪郡王。王又兼攝領侍衛內大臣故事。領侍衛府階最高。故先入殿。明親王即偕入。定制一品官皆賜坐上。命之坐。眾大臣叩頭謝。明亦隨。

之叩坐如儀為上詫之明始知誤免冠謝罪即日罷之

王文靖

王文靖熙苑平人為文簡公宗簡子少年登第章皇帝喜曰公輔器也然當草創之際非習國書無以濟大事乃命供奉內廷上親為之教習清文兼習釋典與孫學士承恩麻文僖公勅吉日侍西清上登遐時命公與文僖同撰遺詔因授顧命康熙中正首揆吳逆叛其子應熊因尚主故留京師時莫敢言公首劾之其疏要語云不斬應熊無以寒老賊之膽云云仁皇帝乃正應熊之罪時人快之公家訓曰祭墓無以牲牢惟以蔬果代之人有言其過儉者公曰今以宰相祭墓誠為太儉然日後子孫儕於庶人時則易於措辦若教民之鬼不至於易餒也人服其言薨之日都城士民皆往送喪為之罷市其感人也如此

查初白

國初詩人以王施宋朱為諸名家查初白慎行繼以蘇陸之調著名當時其詩句亦頗俊逸峭勁視西厓義門諸公自為翹楚公以晚年入翰林嘗隨駕木蘭褒衣襜服行山谷間仁皇帝望而笑曰行者必查某也其風度如此晚年家居以弟嗣庭獄緹繫入京憲皇帝閱其詩曰查某每飯不忘君杜甫流也因免其罪焉

先恭王之正

先恭王性剛直。某相國當權時。與余卽為姻戚。先王惡其人。與之絕交。又當時譽鄂文端公相業。先王頗不以為然。曰。居相位者。當有相度。西林偏袒鄉黨。非持平天下之道也。素喜劉文正。裴文達。曹文恪諸公。每訓健必以諸城為式。文恪薨。王親臨其喪。壬戌冬。路過三河旅店。見壁有文達詩。挑燈屬和。潸然淚下。其真摯也。如此。又善判事。甲午秋。王倫叛於壽。張率黨北上。圍臨清。勢甚洶惡。王笑曰。賊不西走大名。南下淮揚。而屯兵於堅城之下。此自敗之道也。逾旬。果為舒文襄公所滅。又石峯堡回民叛時。王曰。西北用兵。當決水道。使其涸。守自斃。後阿文成公果用其計。以破賊。當緬甸用兵時。王嘗咎其不用火攻。後棟見明參政亮。述先生言。公曰。當時吾嘗屢言於文忠叔。奈蠻地匝月無風。難以施行。亦天意耳。又與先王言不謀而合也。

張夫子

明監軍張公春於大陵河被擒。見太宗不屈。上挽弓欲射之。先烈王諫曰。此人既不懼死。奈何殺之。以成其名。上從之。命達文成厚養之。公獨處蕭寺中。眾徒課讀。一時開創名臣。如范忠貞。甯文成輩。皆嘗執經受業者也。居數年卒。上厚葬之。時

人比之文中子教授河汾諸徒所以啟唐之基也自古款待勝國忠臣莫之能及既能全彼之忠又不傷我之德以元世祖之戮文文山視我文皇殊有愧也滿大臣某入都後告明臣某曰汝國有一張夫子而不知用反為我國教育英才誠可惜也余嘗讀明臣奏疏至有毀公為李陵衛律者真所謂顛倒黑白矣

海神祠

瀛臺中有海神祠塑明內官像三人祀之傳即熹宗於南海覆舟時拯帝所溺斃者帝封三人為河神因立祠以祀之按當時正人君子為魏閹所害者指不勝屈其遼左奢安殉死諸公如王三善張銓等亦頗有人帝罔知憐恤乃煦煦於溺死之閹璫亦可謂厚其所薄矣

佟昭毅

佟昭毅公巴萬理為忠正公養正之族姪國初時隨忠正來歸從征朝鮮北京遵化大陵河諸戰皆有功天聰甲戌為明曹忠果文詔所害文皇甚惜之贈三等昭毅伯世其家近日大宗伯永慶是其裔也因思北周時有斬齊將高敖曹者周人歲賜其帛至周亡猶未已曹忠果乃能摧斬大將實為明將中難能者壯烈帝不惟不賞其功乃反以恇怯論戍吳興化姓屢救之不報賞罰顛倒若此欲國不亡

可得乎。

吳六奇

吳六奇。浙人。少負大志。家奇貧。落拓乞食。冬日袒身行市中。英爽如故。查孝廉伊璜奇其人。嘗加周恤。公深感之。後仕粵西桂王時。嘗有功。至總兵官。投誠本朝。隨尚平南。可喜。屢擒海寇有功。洊至提督。孝廉嘗以與修偽史故。株連獄中。幾不能免。死。公持疏為之解救。卒白其寃。因聘查至粵中。厚為贈贖以歸。其署中有峻石。高數丈。查愛之。摩挲撫惜。因醉題縑石。次日遂失石。及抵家。石挺立其庭中。蓋吳潛使人運至矣。今越中傳為佳話云。

部尚書

郭尚書四海納蘭氏為金台吉之後。即明所謂海西部落也。以文廕。康熙間屢任臚仕。嘗以宗伯兼攝司寇數年。亦異數也。然聞其多權術。任科道時。有以賄進者。公於夏日皮冠重裘圍爐斗室中見之。繼乃仍登白簡。其人反噬公。詰其謁見時。日其人言衣冠居處狀。眾以為必無之理。乃脫身事外。亦巧宦之極者也。

趙恭毅

趙恭毅申喬。登第後。以古道自居。人爭厭之。公託疾歸。嘗買妾媵。其家故世族女。

以負債故賣之。公覘知之慨然曰：吾奈何乘人之急以污其節？乃立送女歸家。事漸聞於朝。仁皇帝知之曰：此古誼之士也。公聞命出。存至公卿。以廉直著。任司寇時。廉却伶人殺人。欲倩公出其罪。公謝曰：天子之法不能為王屈也。憲皇帝重其人。登極後屢獎譽之。以為人臣之式云。

費襄莊之殺活佛

費襄莊公之平噶爾丹。事見上卷久炫耀於人耳目。公嘗隨仁皇帝之番僧寺。番僧之號活佛者。見上頗倨傲。公即揮刃斬之。上尤其行。公曰：番僧雖尊。亦人臣也。豈可使其倨於君父前。亂我國法。使其果有異術。則臣抽刀時。伊早令伽藍輩按捺。不延頸待戮矣。人爭服其言。

百菊溪制府

百菊溪齡。張姓。內務府人。成壬辰進士。館選編修。嘗領署事。阿文成公見白。公輔器也。異日功名當不在老夫下。其後官階躋蹙。翔科道者二十餘年。公頗熱中。缺望。韓旭亭師嘗曰：大器晚成。公無須躁進也。今上親政。後立擢山東按察使。不數載。遂至封疆。公性聰察。遇事敏幹。賞識人材。如朱白泉。廉使溫泉。使承志。皆拔自微員。故人樂為之用。以集大勳。其再任粵東時。百姓匍匐。以逐其蠹。蓋恨

其來遲也。時海盜充斥，連檣百艦出沒波濤間，人莫能撻。公任溫，朱二公入盜艦中，說匪首張保降。保觀望未果，朱覘知其妻鄭一嫂頗勇健，保素畏之，乃以賂賈百萬饋之，曰：「百公良吏，非前誘降以邀功者，時不可失也。」溫山右人，故年少美麗，遂潛入鄭寢中，解衣酣寢，誘鄭以薦枕焉。鄭氏因慨然曰：「同輩中幾見有白首賊耶。」縱微公至，妾亦解甲降矣。乃說保曰：「吾所以贊汝者，以汝有丈夫氣也。今察之，非知時事者。向來海上諸雄，所以能肆掠者，蓋因督臣懦弱，不敢卒撻其鋒。今百公健吏，反前所為，必欲盡殄滅其黨類以報天子。今不及早稽首軍門，則其兵朝暮下汝輩，儼如齏粉。妾不欲同君盡也。請自今始，斷其襦袂，各行其志可也。」保畏懼，因同鄭降。公復督率將帥攻烏石二匪，炮石驟發，二匪艇皆傾廢，海水為之色赤。粵東洋匪盡殲，寔海上第一功也。事聞，加公宮保銜，賜雙眼花翎，朱溫諸公賞賚有差。公貌歧嶷，面如削瓜，雖談笑間，而凜然有忿狀，使人望生畏心。初任封疆，以廉直自矢。下民以包龍圖比之。逮夫名譽既彰，乃頓改初節，搜求苞苴，動以鉅萬聞其為江南制府時，每出巡閱，後車數十乘，徵收珍錯海物，至數百桶之多。他物稱是，又以重賄交結權要，偵探秘旨。然後傳會迎合，故人莫敢撻其鋒銳。初，頤園大司馬素不直公所為，因巡察江南時，露疏劾之。上命重臣往查，虧格。公左右

阻袒初卒以不實罷職人頗不滿公所為也嘗為御史吳雲參劾終莫能害丙子冬以虜瘡死上下詔褒寵之繼以諱災為松相公所劾始罷其莫酸焉

李仲昭

李御史仲昭番禺人少生海隅洞知鹽筴利弊長蘆鹽課有易稱之弊每引浮數百斤以致擁滯難消動損國課又有醜賈查氏富逾王侯交結要津人莫敢撻故醜政日見疲弊公補官旬日即露章劾之杖舉其弊上大怒命留京王大臣審訊咸皆引服查有圻論戍其餘降革有差人爭快之未逾年公卒以調取文卷故為臺長所劾罷歸其中與援未易知也

李鴻賓

海疆之禍鴻賓為兩廣總督時貪而縱之致令該夷肆行無忌養癰貽患寔自鴻賓始也

李御史鴻賓新建人咸辛酉進士館選改官御史時值林清之變公上數疏皆言朝廷利弊洞中竅要上嘉其直言立擢河東副總河漢員陞遷之速未有及者公亦感激用命其年運河淤塞微山湖蓄水盡涸糧艘壅滯公立率下屬疏濬上流湖水通暢船隻得以濟運寔近年之罕見者逾年丁母艱歸

勒相公

勒相公保溫相國福之子也溫以木果木僨事公統師時盡反父政待綠營士平

頗優厚與文士論交誼如石殿撰韞玉石太守作瑞輩皆收羅門下馬軍門瑜忠壯公全弟鎮將國銳為全子公皆與之論世誼故人皆樂為之用惟滿兵切恨入骨已未之役幾受青蠅之害賴繼起者僨事公乃復擁旌旄與額經略等先後殺賊川楚教匪為之盡殲公之力也公短小精悍善恢諧飲酒賞賚頗豐遇人投其所好抗卑得宜人喜與之交在軍中不喜談兵嬉笑如常日而寄心膂於將帥使其各盡所長又力持堅壁清野之策故賊人無所擄掠以底敗亡入閩後益斂鋒芒日事飲宴以取要人之歡遇知大體者亦加禮貌寔多智士也然數任封圻蓋盭不飭在蜀數年民不堪命致有蜀督賦之謠見胡柏坪之彈章又性卞急責奴隸多酷虐有致斃者所使令皆優伶致喜怒為若輩所操亦嗜聲色之過也

金司寇

金司寇光悌安徽含山人性豁刻外貌剛果心定陰險任刑部司員時惟以酷虐為政濟其貪婪阿文成公為其所紿以為豪吏頗任信之和相理部務時立斥其柄人爭快之嘉慶初和既僨事公卿交章薦之金亦廣為交結使眾延譽於朝張通政鵬展曾露章劾之不能傷也洊至江西巡撫入為司寇既持大柄倚胥吏為耳目任意周内罪名有輦金幣賄者雖入大辟立為昭雪否則酷虐猶如故也故

使司員朋比為奸。文成公所貽良法。更改無餘。至今猶為烈也。有市賈冀姓者。其妻私御車人。隨之逃匿。為冀某所偵獲。因以重賄賂金。金援奴姦主妻律。皆擬斬決。諸大臣欲調停其說。金曰。泰山可移。此案不可改也。濡毫立定其讞。二人皆戮於市。未浹月。其子暴卒。金於途中遇鬼。連稱悔之無及。於輿中泥首者再。昇之歸尸已僵矣。後事聞於朝。上曰。光悌信死晚矣。因屢舉其事。以誠刑官焉。

許壯烈

許壯烈。世亭。成都人。先世回民。公以行伍起家。征金川時。以功存至專閩。阿文成公頗器之。曰。武臣中識大義者。惟許某一人而已。任廣西提督。會安南國王黎維祁。為其鄰清化主阮光平所逐。叩關請兵。其時孫文靖公士毅為廣督。自負將才。主意用兵。公曰。蠻夷相攻。王者不治。一旦兵連禍結。未易已也。孫不聽其言。乃率領兩廣諸鎮兵伐之。阮光平初不意王師至。又所率兵寡。因回清化調兵。孫公遽以大捷聞。入黎城。據其王宮。飲酒賦詩。不以賊為意。公諫曰。吾兵深入重地。自應慎重。况光平未戰遽退。恐有不測。宜及其未至。振旅入關。上計也。孫曰。介胄之士。爾何知也。及光平復師至。維祁驟棄國走。賊勢洶湧。孫茫然失措。欲以身殉。公叩馬諫曰。公為大臣。若有所傷。有闕國體。世亭一介武夫。受上知。遇位至擁旄。以身

殉國可也。因令諸將護孫公入關，獨率數百人赴敵，盡殺馬。光平遂尾追文靖至富良江，將及我師，總兵尚公維升、平南王喬也，少年勇銳，因率兵禦之，轉戰竟日，尚手戮數十人，甲盡殷焉。以後援不及，因撫劍嘆曰：「大丈夫死綏志也，然不死大敵而亡於小醜，未果盡吾之勇，聊以洗先世之恥可也。」因自剄死。孫公遂撤江橋，狼狽率殘卒入關，總兵張朝龍、李化龍亦先後死焉。所有輜重甲仗盡為敵獲。事聞純皇帝，以公為知大體，甚加惋惜，封壯烈伯，祀昭忠祠。其子軍門公文謨，以侍衛擢至福建提督。川楚之役，亦以勇健世其家焉。

張總兵

張總兵芝元，川中人，少為小校，隸宋總兵元俊麾下。宋撫恤甚厚，公感其德，後宋公以枉獲罪，佗條而卒。其二子皆遣戍，公復隨明參政亮征大金川，有番僧某為賊僂，凡軍中事無不洩漏。公進言，明將軍曰：「軍中機宜，動為賊覺，兵家大忌也。今番僧某受我封號，乃陰為賊謀，非剪除之，則賊無滅日矣。」明公偉其言，會大風雪，乃命公率數十人，故為出差狀，投宿寺中。公故通番語，自取囊中脯鮓，與僧寮煮酒痛飲，情甚歡洽。番僧皆醉飽眠去。公出寺，聚柴焚之，風火酷烈，番僧輩皆熟死。賊謀乃斷。後公屢立戰功，洊至參將。丙申春，金川平，凱旋時，公書宋總兵戰狀，抱

一冊哭陳軍門阿文成公訊之公曰非宋公。芝元無以致此。敢不報其大德。况宋公所以獲罪者。乃觸怒閫帥。羅織其愆。天子不知其功也。故今陳其戰績。乞公轉奏於朝。若猶以功微罪重。則賞罰出自朝廷。芝元心無憾矣。文成公笑曰。壯士也。因代為奏聞。邀恩赦其子歸。人皆以為宋公知人。公能報德云。辛亥冬。廓爾噶再亂。搶擄札什倫布。公率數百孱卒。轉戰山崖中。時大雪瀰漫。山谷皆平。而公手執大刀。指揮番卒。皆感激用命。卒禦賊歸巢。孫文靖公曰。達賴喇嘛之杵。轉不如張總閫之刀靈也。時人傳為笑談。公以勞瘁卒。時傅文襄王奏於朝。上甚悼惜之。

成知州

成州牧善。滿洲人。以筆帖式存至冀州知州。時甘肅道員蔣全迪。以冒賑伏法。子孫皆遣戍。其妻孥流離失所。嘗覓食直隸。至州界。其妻病旅店中。因賣其媳為奴。公買其媳歸。成婚日。憐其娜孀羞澀。詢知其家世。慨然曰。等為外吏。豈可幸其患難。辱及家室。安知吾子孫輩。他日不至此也。因立遣還。並厚贈資囊。送其妻媳歸籍。士人爭頌其德焉。

劉文清語

乾隆末。和相當權。最尚奢華。凡翰苑部曹名輩。無不美麗自喜。衣圭袍褶式皆內

裁其衣冠。敝陋。悃悃無華者。人皆視為棄物。時劉文清公故為敝衣惡服。徜徉班聯中曰。吾自視衣冠體貌。無一相宜者。乃能備位政府。不致隕越者。何也。寄語郎署諸公。亦可以醒豁矣。時人爭服其言。

佛典屬

蒙古典屬佛爾卿額順義王俺答裔也。其祖錫拉被擄。至隸上駟院牧馬。仁皇帝於內苑閱馬。見其竟日無怠容。曰。此金日磾儔也。因擢侍衛。憲皇帝御極。廉親王允禩等覬覦大位。拉公首發逆謀。憲皇帝悅之。擢內大臣。其子孫皆膺臚仕。公其長孫也。年十六。即擢宿衛。嘗擊蓋於馬上。假寐。誤驚御騎。純皇帝惡之。以貴臣子不即責。徜徉禁闥三十餘年。未逾一級。公性滑稽。作謔語。時上最喜贊禮郎。多有至大位者。公曰。蜩蟬輩亦足貴耶。某雖不肖。寔能揣摩其調。秋娘縱老。猶可獻倚門技也。因與擢其遜。上大喜曰。爾亦能作是耶。立擢鴻臚卿。未逾年。授副都統。時和相擅權。旨未下時。有賀之者。公告人曰。余之陞擢。猶奕者反着其子。尚未定也。人爭笑之。今上時游至理藩院尚書。公素不信佛。謂世無輪迴事。病革時。呼子孫環列榻前。眾以為有遺囑也。公忽張目曰。此時尚無一鬼物至。是終無鬼矣。寄語世人。莫信浮屠說也。語畢瞑目而逝。是臨終尚作笑柄也。

劉鳳誥

劉少保鳳誥。江西人。中己酉探花殿試。日天已昏黑。公文尚未就。眾監試大臣欲逐之出。常宗伯青曰。此生書法極秀勁。可給燭使終篇。榜發。擢高第。公於常公終身執弟子禮。人爭與之。公性豪宕。少假館將司馬元益宅。蔣公喜其俊雅。欲納為婿。久之。公嘗使酒詈僕夫。蔣公曰。非大器也。因善遣之。洊至吏部侍郎。與修高宗實錄告成。加太子少保。近日貳卿加宮銜者。惟公一人。人爭羨之。督學浙江。以嚴酷馭士子。為言官所劾。謫戍黑龍江。時將軍有賀表。命公代撰。表至上。謂近臣曰。此劉鳳誥筆也。其文愈佳於昔。可謂窮苦始工也。未久。放歸田里。按北魏時。高聰以罪遣戍瀛洲。代州牧為奏章。魏孝文帝曰。北州乏文士。此必高聰之筆。古今時事相同。若此。

德尚書

德尚書瑛。姓通。顏覺羅氏。滿洲望族也。年六十餘。始擢太常寺卿。又二十年。洊至戶部尚書。已八十餘矣。與朱文正。王文端等作五老會。時人榮之。公貌清癯。性儉樸。廉潔。位至司徒。家不能具駟馬。人比之公孫宏。以其剛毅勝之。嘗入植樞庭。其下屬告人曰。其他費不俱論。即四時衣冠之費。我公即未能具也。其清貧也。若此。

後以失察胥吏罷官。至今年九十餘。身猶健云。

帽頭氈帽

余少時見士大夫燕居。皆冠便帽。其製如暖帽。而窄其簷。其上用紅片錦。或石青色。緣以卧雲如葵花式。頂用紅絨結頂。後垂紅縵尺餘。無老少貴賤皆冠之。惟老翁夏日畏早涼。用青緞縫紉襯涼帽下。如今帽頭狀。初不以為燕服也。至於氈帽。尚沿明式。皆農夫市販之服。人皆賤之。近十餘年盛行。帽頭蟠金線組繡其上。至有用明珠寶石嵌者。如古弁製。惟頂用紅絨結頂。稍異古耳。士大夫皆冠之。至春秋間。徜徉市上。欲求一紅纓綴冠者。未易見也。至氈帽則以細綬為之。檐用紫黑色。或以綴金線蟠龍以為飾者。非復往日粗野之制。為士大夫冬日之燕服。往日便帽之製。不復覩矣。

明參政

明參政亮。金川孝感諸戰功。已詳前錄矣。其少時尚履懿親王郡主。夫婦勃谿。王頗厭之。王母定太妃薨。奉移之東陵。秋間。路道積潦。昇夫皆憚行。公時襄事。因以巨杖擊昇夫。自先行泥淖中。昇夫乃媿媿從命。往行數日。隊仗整肅。如行軍焉。王大喜曰。誠吾佳婿也。他日可為名將。是公少時。舉止已不凡矣。又公入闈。鄉試。純皇

帝偶問傅文忠公曰。汝家有與試者無。文忠以公對。上曰。世家子奚必與文士爭名。因擢藍翎侍衛。命從征西域。公甫出闈。即忽忽就道。亦一異也。公雖以武功顯。然爛文墨。吟小詩。善寫墨竹。故屢歷文階。人不以為過也。

劉清

本朝用人。不以資格。故朱衣客。以道員用。總兵官。見漁洋池北偶談。然皆國初開創之際。近百餘年。未見以文員改武者。劉松齋清。以縣吏起家。著青天名。屢征川楚。山東教匪。皆有戰功。公性粗率。喜嗜擗蒲。於文吏坐使酒罵座。喜與士卒共飲。謔。初乏方面之威儀。又以揮霍貧乏。故頗有簞簞不飭之舉。屢遭躡蹶。今上悉知其人。因功高寬貸之。丙子秋。以山東鹽運使。改登州總兵官。公大喜。過望曰。老臣得以盡其職矣。命下之日。舉朝咸以上用人得宜。因材器使云。

小說

自金聖嘆好批小說。以為其文法畢具。逼肖龍門。故世之續編者。汗牛充棟。牛鬼蛇神。至士大夫家。几上無不陳。水滸傳。金瓶梅。以為把玩。余以小說初無一佳者。其他庸劣者。無足論。即以前二書論之。水滸傳。官階地里。雖皆本之宋代。然桃花山。既為魯達。由代郡之汴京路。何以三山聚義時。反在青州。北京之汴。不過數程。

楊志美急行數十日。尚未至。又紆至山東鄆城。何也。此皆地理未明之故。一百八人。原難鋪排。然亦必各見圭角。始為著書體裁。如太史公漢興諸王侯是也。今於魯達林冲詳為補敘。至盧俊義關勝輩。乃天罡著名者。反皆草率成章。初無一見長者。又於馬麟蔣敬等四五人。層見迭出。初不能辨其眉目。太史公之筆。固如是乎。至三打祝家莊後。文字益加卑鄙。直與續傳無異。此善讀書人必能辨別者。金瓶梅其淫褻不待言。至敘宋代事。除水滸所有外。俱不能得其要領。以宋明二代官名。羣亂其間。最屬可笑。是人尚未見商輅宋元通鑑者。無論宋金正史。弇州山人。何至謗陋若此。必為贗作無疑也。世人於古今經史。略不過目。而津津於淫邪庸鄙之書。贊賞不已。甚無謂也。

考據之難

本朝諸儒。皆擅考據之學。如毛西河顧炎武朱竹垞諸公。實能洞澈經史。考訂鴻博。其後任翼聖江永惠棟等。亦能祖述淵源。為後學津梁。不愧其名。至袁簡齋太史。趙甌北觀察。詩文秀雅。蒼勁。為一代大家。至於考據。皆非所長。隨園隨筆中。載宋太宗高梁之敗。中違人鴛前以崩。雖本王銍默記。然太宗自幽州敗歸。後二十餘年始崩。鴛前之毒。烏能若是之久。况默記所載。狄武襄跋扈。韓魏公擅權。至以

司馬溫公之劾王廣淵。乃受執政之指。直與胡紘之劾真魏。可同傳矣。其踏駁不一而足。奚足據為典要。至趙頤北簷曝雜記。以湯若望南懷仁。至乾隆中猶存。其言直同嚙語。未審老叟何以昏懵若此。亦著述中一笑柄也。

明人論先烈王

嘗讀全謝山結埼亭集。載明人夏吏部允彝言曰。東國乃能恪遵成命。推讓其弟。又能為之扞禦邊圉。舉止與聖賢何異。其國焉得不興。蓋謂先烈王讓國事也。其時傳聞異辭。尚不知先王擁戴文皇。出於至誠。高皇帝初無成命也。董崇如與友人書云。東國部主雖老。其子某雄鷲非常。才略不出曩宵公之下。將來邊警尚未已也。是二人為明臣僕。乃推尊烈王至此。當時神武英略。洵可知矣。

定數

太平廣記載唐張文瓘居中書數年。未能食一堂餐。以為命蹇。余自乙丑襲封。至乙亥十載間。凡朝廷大燕會。及內廷聽戲等嘉禮。皆未曾預。己巳今上五旬萬壽。余適丁內艱。不得與逢盛典。自今思之。曷勝垂涎感歎。其命之蹇。應與文瓘同也。

海超勇盜馬

海超勇公蘭察。從征西域。金川台灣諸戰功。超封五等。為近日武臣之冠。值內廷

時與蒙古巴林郡王巴圖相善。二人皆有駿驥。扈蹕木蘭。王欲以己馬易公騎。公不許。王曰：余夜間使人盜去。公勿瞋也。公笑應之曰：大佳。王果使人晚間往竊。見駿馬獨立荒原。斮草。因潛捕之。前土窟中。一健夫執馬韉伏其內。蓋公預為之備也。因大呼曰：寄語汝王。吾公行當竊王馬矣。使者歸告。王命防閑嚴密。夜半忽聞帳外大呼盜馬者。乘馬去矣。俄而萬帳齊呼捉賊。如山岳崩勢。王馬皆驚逸出棧。及追轉而名駿已失。蓋公潛至王帳後。使從者羣呼。及防者出視。而公乘馬行矣。事雖猥瑣。亦一兵機也。次早二人相見歡飲竟日。王卒以馬贈公。蓋深服其智也。按太平廣記。柴紹弟盜馬事。與公正同。古今豪傑。皆未可繩以法度也。

郭汾陽逼娶妾

嘗讀劍俠傳。崑崙奴盜紅綃事。其人曰：當朝一品。再造社稷。實為郭令公無疑。義按紅綃曰：家本良家。為主君逼娶為妾。至今心猶耿耿。故願隨崔生潛逃。諸語事雖出於稗官家。不足深稽。可見當時法網之寬。故人樂為盡力。雖如汾陽勤慎。尚有小德出入之舉。而世人並未以為非。豈若後世人情。罵得。雖行如曾史。稍有不當。則浮議蜂起。利害隨之。其功業安得建樹也。

自古勝國之裔。以元裔為最優。順帝之嫡支。雖為額森所滅。喀爾喀四部落。乃元太祖第四子塔斯之裔。族牒昭然。其他科爾沁。巴林。奈曼。敖漢諸部落。皆元太祖昆弟之裔。今悉列為藩封。又回部中尚有元裔。按元史。長子封於絕域。去中國萬餘里。其地似今俄羅斯。然則元之世澤。延長較諸江干。乞食三王。同戮者。不可同日語矣。按蒙古藩封中。惟喀爾沁。土默特。二部落。姓烏梁哈。為元大將阿朮後。今杜陵郡王。邸中尚存譜牒。嗣王曹命余為序。故知之甚詳。今元裔薄之曰。係漢人。王姓篡竊其地。非蒙古裔者。誣讎之說也。

本朝待外國得體

列聖柔遠綏邦。撫安華夏。皆得操縱之道。喀爾喀四部落。及杜爾伯特。土爾扈特。等歸降時。皆不去其汗名。蓋以其地處遐荒。不足與較。今既仍其名號。異日即稍有梗化。亦不有傷國體。所謂蠻夷相攻。王者不治。較諸前代。爭歛市之名。受吾祖之給者。其得失信何如也。又俄羅斯國。未通貢表。故彼此闕會。不用詔旨。惟令理藩院行文於其瑪玉斯衙門。如有司咨牒之狀。實得中國馭夷大體。勝於富鄭公之爭多矣。使宋室於契丹早行此制。烏有燕雲連兵之禍哉。

二逆少子

阿逆叛時。其妻子為舒文襄公所擒。前事見卷其少子某年甫周時。純皇帝憐之。命永錮監中。年至四十餘。尚未出獄。不識牛馬之形狀。嘉慶甲子乙丑間。始卒獄中。皆推為祭酒馬。又回部霍集占之子某。賜傳文忠宅為奴。文襄王委任之。招攬事權。頗為殷富。回部王公輯瑞至者。叩拜其門。某坐受之。主僕之禮儼如也。

諳達

國朝定制。凡皇子六齡入學時。遴選八旗武員弓馬國語嫻熟者數人。更番入衛。教授皇子騎射。名曰諳達。體制稍殺於師傅。蓋古保氏之責。按明順義王俺答。即為小王子之保氏。故眾相沿稱之。初非其名。明人不知。甘受其紿。亦奔陋之一端也。近皆選東三省人充補。雖其弓馬純習。然人率皆舉止獷野。眾素輕之。朱文正公晚年信道。自言曾拜純陽為師。命柳仙偵察。即世所謂柳魅者。公敬禮視。呂祖稍殺時。皆以為荒謬。成王忽曰。然則為朱先生之柳諳達矣。眾皆粲然。

榮洛郡王

王諱繇。億榮純親王子也。純王少時。國語騎射嫻習。為純皇帝所鍾愛。欲立儲位。純王早薨。王少失怙恃。溺於聲色。身體孱弱。至中年無日不病。或對人終日不復接談。今上令王乾清門行走。以習勞動。然其疾終不愈也。性聰敏。善書法。誦古今。

經史出口如瓶瀉水余嘗以荀子淮南鴻烈解諸書詢之王背誦嫻熟然亦未見王常讀書也遇大節侃侃不苟癸酉之變王時扈從聞警或猶世世然王泫然出涕曰上為吾輩何人即以親誼論之猶當代分其憂况萬乘之尊乎因進諫請上速回京中以靜人心上首肯之即日回鑾因重視王曰朕姪輩惟繇億有骨肉情也寵眷日優王逾年以勞瘁薨上悼惜之

陳壽山

陳處士松字壽山性豪宕善繪事少遊楚不遇入京客余邸中先恭王甚喜其人日與壽山設置其畫不論可也先生繪事少師板橋諸派故頗為人所訾議然善畫松嘗於夕照寺壁間畫大松數株枝幹長數十尺夏日觀之謾謾有聲如身立深山中人爭愛之以先生終身筆墨惟此為最云偃蹇以終年未五十其妻孥流落客邸先恭王厚為恤養至今猶存年已八十餘蕭蕭白髮亦可憫也

顧星橋

顧太守宗泰長洲人少為諸生時喜聲望築月滿樓招延賓客飲酒賦詩無暇日為沈文愨公弟子故詩筆清雋尚沿正宗強仕後始登甲第偃蹇粉署廿餘年壯志不為稍衰客余邸與余最善有詩賦相商榷先生必為忠告亦淳朴之士也然

性喜躁進以巧宦自目。序余詩稿書官階至三十餘字。旭亭師笑曰：「今世兼攝事者自和相下，卽星橋歟？其熱中也如此。」晚年負債山集一麾出守，眾備帥日集其門如市。卒乘棧車潛逃出京，人爭以為笑柄。至粵東後，以結習致罪，制府劾免其官。歸吳門，後貧苦益堅，寄食友人以卒。先生初以文愬致通聲氣，及文愬被論後，先生惟恐牽連，逢人告曰：「沈公非我之師，亦稍為背德矣。」

本朝富民之多

本朝輕薄徭稅，休養生息，百有餘年，故海內殷富，素封之家，比戶相望，寔有勝於前代京師如米賈、祝氏自明代起家，富逾王侯，其家屋宇至千餘間，園亭壞麗，人遊十日未竟其居。宛平查氏、盛氏，其富麗亦相仿然。二族喜交結士大夫，以為干進之階，故屢為言官彈劾，致興獄訟，不及祝氏退藏於密也。懷柔郝氏膏腴萬頃，喜施濟貧乏人，呼為郝善人。純皇帝嘗駐蹕其家，進奉上方水陸珍錯，至百餘品。其他王公近侍，以及輿僮奴隸，皆供食饌。一日之餐費至十餘萬云。王氏初為市販弄童，後以市帛起家，築室萬間，招集優伶，耽於聲色。近日其家已中落，然聞其子弟云器皿變置猶足食五十載，其他可知矣。亦皆極一時之盛也。

麻狀元

本朝順治壬辰始許滿洲子弟廷試與民籍另置一榜頭場是書文二道二場論一道而已。麻文僖公爾吉中廷試首名人爭呼為麻狀元。今其宅猶存。人呼為狀元街云。其後停試。至癸丑復開科。即與民籍貢士同榜。如今制云。

王文肅

王文肅公安國。性剛毅。操守廉潔。雖屢歷臚任。其貧窶如故也。每早登朝。家不舉火。偕幼子同輿往。公入內堂。餐市餅餌數枚。令其子坐輿中食之。充飢而已。履懿王與之善。嘗仗助之。公辭不受。曰。忝在九列。不敢與王有所交結也。其子侍御念孫。以彈和相著聲望。喜談水利。屢任河身。卒以河決罷官。今少宗伯引之。乃公孫也。

陳文肅

本朝漢閣臣。率以耆儒碩德。始獲登庸。故歷黃扉。無不白髮駸駸者。惟陳文肅大受。以大考受上知。其參政時。去釋褐甫十載。人爭羨之。公性剛峭。岐嶷偉貌。善吏事。歷任封圻。以廉敏稱職。諸下屬畏如神明。莫敢欺詐。然多豁刻。恩怨分明。睚眦之怨。必報。有道員明公福者。伊文端公之孫也。為公門生。任粵東糧儲道。公之兩粵制府時。明公適丁艱歸。遇諸水程。明公具刺謁公。公適假寐。閤人不時通。明公慨然揚帆去。及稟欲見之。而明已行。公心恚其事。至粵中。撫拾明浮收糧米案劾。

之明因致大辟。後數十年。其子輝祖卒。以貪婪伏誅。眾皆以為公苛刻之報云。

王功偉

王功偉富順漢軍人。性迂拘學問。夤陞除四子書時文外。他書籍莫覩也。然直朴頗明大義。見有人受奴隸欺者。必從旁証之。屢遭人怨詈。先生不顧也。自以為善。陶猗之術。屢開市店。貲財為人給盡。而先生自以為倍獲。人前津津道之。其志終不衰也。以致落魄布衣。敝袍尚不能給訓課蒙童。以為糊口計。繩床土銼。終日書聲喧聒不已。而先生不以為厭也。嘗病眩暈。恒恐斃於道途。每出行。必小紙書其姓名居址以防顛仆。余笑謂曰。昔劉伶荷鍤自隨。今先生之骸骨。惟以不歸於田廬是虞。何其不達也。若此。先生亦無以對也。後卒以貧困終。

嘯亭續錄卷三

明史稿

向聞王橫雲明史稿筆法精善。有勝於館臣改錄者。近日讀之。其大端與明史無異。其出入其不及。史館定者。有數端焉。憲宗遜國事。本在疑似之間。今王本力斷為無。凡涉遜國之事。皆為刪削。不及史臣留程濟一傳。以存疑也。永樂以藩臣奪國。今古大變。王本於燕多恕辭。是以成敗論人。殊非直筆。然則吳淠劉安輩亦足資

耶不及史臣厚責之為愈。至於李延機與沈惟沈一貫畢自嚴與陳新甲同傳未
免驚異並棲殊無分晰不如史臣之分傳也。周溫二相為戕削國脈之人乃不入
奸臣傳而以顧秉謙龔嗣輩當之亦未及史臣本也。其他背謬處不可勝計。後史
臣皆為改正蓋首創者難工繼述者易善也。惟三王本紀較史本為詳然其事跡
今已見欽定通鑑輯覽亦無庸贅敘。至於奏牘多於辭令奇蹟罕於庸行則二史
病處相同殊有愧於龍門惟視宋元二史為差勝也。

曉屏相公

鄒曉屏參政炳泰無錫人。登科後不登權要之門。徜徉詞館者三十年。以資深得
躋卿貳。好古書畫收藏甚富。嘗得化度碑。宋搨本。至質衾禩以易歸。曾告余曰。他
人以如山金帛。乃易贖物滿架閣。不及余數金之真也。立朝不苟。洊至冢宰。與胡
合菴圖理爭兵部銓選事。直言侃侃。胡莫能奪。卒以見譴。余是日遇公於九松山
古寺中。公歷言胡變法。因曰。吾年已及衰。尚戀戀此位。何為當以去。就爭之。不可
使朝廷之法自我壞也。余欽服其言。以為有古大臣風。上亦重其品望。誕日。賜內
府梨園部曲以榮之。然性多疑忌。苛待下屬。嘗於政事堂謂銓選部君曰。汝部中
責法之人。何面目入此堂。以致激怒閣部司員。皆欲挂冠去。賴同事者勸諭乃止。

故僚屬嗟怨不以實告。兼京兆數載致延林清之變。而公尚不知也。是日踉蹌入朝。履聲索索然。向人語曰。事出倉皇。我亦無法措置。昏然坐軍機處階上。默無一語。眾皆笑之。卒以是免官歸。時囊無貨裝。至賣書畫以行。聞法時帆言。公所著午風堂叢談。皆載近日士大夫嘉言懿行。頗為富溢。近所刊本。皆割裂故書為之。實無足取也。公善吟詩。體裁正宗。頗有隨州青邱遺趣。實近日公鄉輩所罕能也。

和相見縣令

右安門外野寺僧。人言和相權盛。凡入都謁。爭以謁見為榮。有山東歷城某令。入都求見和一面。以誇耀於同寅。以二千金。賄其閭者。於和相歸邸時。長跼門前。自呈手版。和相於輿中。呵曰。縣令是何蟲豸。亦來叩見耶。時傳以為笑柄。

質壯王義犬

質壯王嘗畜小犬。名頻婆。頗馴順。解識人意。王薨。犬不食三日。斃。亦一異也。

伊總憲

近日宗室中。游列卿貳者。多不稱其職任。如陸相公宜中丞。其彰明較著者。繼起為伊總憲。沖阿。為豫良王猶子。以資深致大員。初無所表見於世。甲戌秋。任總憲。甫數十日。忽奏檢拾無名揭帖。有滑縣民某。首告京師有林清逆黨。欲於萬壽節。

起事。闢入神武門之語。舉朝駭然。至期寂無其事。人多疑之。穆司馬彰阿告余曰。吾儕家長稱觥之期。其子弟僕長尚預戒同事。勿以不祥事見知。今萬壽令節。伊公以惑亂人語入告。何其舛也。余首肯其言。又聞中城副指揮史作霖夢蛟言。前期伊公已至公署園中。並無應奏事件。若預為引避者。次早即有揭帖之事。又其宅隱僻。甫為總憲。何以訐者即詳其居址官職。殊堪駭異。或云伊素好左道。嘗引扶鸞邪術之人。寓其宅中。其迹隱秘。莫可詳也。以是見謫烏里雅蘇台將軍。心大快。未逾年。復以奧援授理藩院尚書。初不愜公論也。

胡桂畫

內府伶官胡桂善繪事。仿董北苑黃鶴山樵諸家。酷肖嘗作長城雪霽圖。見純皇帝御製詩中。其子九思亦善繪事。通書翰。拜法時帆祭酒為師。客質邸。以文墨自娛。嘗作小詩。清雋可喜。較之時帆亦入室弟子也。

關槐

關司馬槐。浙江人。家巨富。以貲為中書。黃緣成進士。初未嘗能文。翰也。拜傅額駙隆安為師。自相誇耀。人爭鄙之。亦自以為能繪事。凡歲時貢畫數百幅。以供內廷糊壁。復餽遺諸內侍。故其值房中。槐畫為多。時中書盛公敦崇。亦善繪事。故人誚

之曰。關花盛樹歲朝胡。蓋三人所長也。晚年跛足。尚復戀棧。嘗同余召見乾清宮。槐蹙篋上塔。成司馬書謂余曰。吾若有其家貲。早罷官歸去。尚復阻後進之路。何為也。槐乃以貧窶自居。冬日服單襜衣。室不舉火。謝薌泉侍御往拜之。延之上坐。土銼上窗不糊紙。寒威凜然。謝笑曰。余雖年邁。然不以此殘軀陪君為凍餓鬼也。而槐初不作然。但謝貧乏而已。

圖文襄公厚德

圖文襄公平察。哈爾川陝戰功。余已詳載前卷矣。幼時聞先外祖母舒太夫人言。太夫人為公掌刑曹時。與姚端恪公同定律例。將明代酷法盡皆刪除。奏釋死囚長枷匣床。以免獄卒凌虐。又毀明代鎮撫司酷刑。如呂公綵紅綉鞋諸虐具。以免後人效法。當時翕然頌德。至今馬姚二氏。簪纓不替。有所由來。汝小子其勛諸。今余以虐刑治強暴。致罹刑網。靜思罪愆。真不愧先外祖慈訓也。

劉全母

和相家奴劉全。幼時為人執鞭家甚貧乏。至冬月著單衫。敲殼有聲。和相攬權時。甚為倚任。屋宇深邃。至百餘間。曾為曹劍亭所彈劾。士大夫不肖者。爭與之結姻。眷有粵山楚瀆之風。其母甚賢慧。及全富時。其母必日索腐豉下餐。曰。昔日思此。

而不易得。今雖豪富。敢忘昔日景况耶。故全受稟母教。罔敢干國法。其子某甚不肖。致有南郊私斃人命事。以遭刑誅。而全母卒以善終。

王西莊之貧

王西莊未第時。嘗館富室家。每入宅時。必雙手作揖物狀。人問之曰。欲將其財旺氣。樓入己懷也。及仕宦後。秦婁楚誣。多所乾沒。人問之曰。先生學問富有。而乃貪吝不已。不畏後世之名節乎。公曰。貪鄙不過一時之嘲。學問乃千古之業。余自信文名可以傳世。至百年後。口碑已歿。而著作常存。吾之道德文章。猶自在也。故所著書多慷慨激昂語。蓋自掩其貪陋也。

鐵冶亭尚書

余束髮與冶亭尚書交。已廿餘年。喜其詩才俊逸。議論今古。是非侃侃正論。以為有古大臣風度。後聞其歷任督撫。以傲戾稱。考核下屬。往往因苞苴多寡。定其優劣。又袒庇科目。頗蹈明人惡習。乃因王仲漢之獄。謫貶西域。召用未逾年。又以在西域時。濫斃人命。致遣戍吉林。頗詫其言行不符。乃至若是。後聞人言。當於酉秋。林清之變時。公獨召對。盡述閹宦不軌之謀。又發十七日夜之事。見前卷故上從其言。搜捕逆黨。頗急。太監楊進忠造刀逆謀。又為其門生御史陸泌曹恩。繹所劾發。

致閹宦恨之切齒。造諸蜚語。上聞。適遇西域之使。重遣重譴。公嘗選八旗諸耆舊。詩數十卷。頗為繁富。任齊撫時。進呈。上御製序以寵之。賜名曰熙朝雅頌集。頒行天下。

玉閨峯侍郎

治亭弟閨峯司馬玉保。詩才敏捷。過於其兄。品高雅。不趨聲聞。純皇帝時。惡八旗詞林學問奔陋。特親試之。擢公兄弟二人。眾以軾轍郊祁比之。公學海博。嘗讀武經諸書。自以為知兵。台灣之役。傳文襄王海超勇公膺上賞。公以監鹿洲平台紀略示余曰。昔廷珍以七日擒巨寇。甫陰一輕車都尉。今二公竭天下之力。以成其功。不及藍氏多矣。川楚教匪叛時。公欲請纓自存。為人尼止。上知其才。欲擢為晉撫。有公鄰某公。先以貲賄和相。因薦其資格較玉某為深。上從和言。故公有詩云。春風先已入鄰家之句。其家復遭婦道不職。終日勃谿。因抑鬱成疾。寄居治亭園庭。以没人爭惜之。

蔣元亭侍郎

蔣元亭侍郎子瀟。少司空元益子也。父子同居九列。時人榮之。好講辟穀術。朱文正公引為入室弟子。又以釋迦柱下之道異致同功。故合釋道二學。著書立說。而

時人頗以為恬靜然躁進取急於名利凡要津當道無不交接其人稍蹉跎即厭棄如敝屣嘗與其徒某於祕室談道有聽之者皆咨成御女之術及奔競要津祕竅耳畢子筠孝廉深惡之曰元亨之倡邪說與川楚教匪何異况假元漠之言以為終南捷徑何其舛也余以畢子為知言後卒以師事僧人王樹勳為石御史承蔭所劾罷快而去久之乃死

熊鉛山司寇

熊鉛山司寇杖江西人少中戊子解元屢任封疆以懦弱名下吏多擲掄之年六十餘始登九列壬戌科主會試總裁於闈中擬墨文字荒疏不堪入目有文王亦人耳之句為羗羗子傳為笑柄紀曉嵐批其文曰中有一團渾穆之氣亦譏其不中軌也公以江西名雋自居晚年文字何以荒謬至此也

陸大司馬

陸司馬宗楷少年科目居大司成任垂三十年純皇帝召見憐其衰老數年中立擢大司馬嘗問之曰卿年遲暮自揣精力尚能衡文柄乎公對曰臣任司成時日課國學生乃自文章堆中匍匐出者殊不以為苦也上笑頷之

彭氏科目之盛

余素惡扶乩之事。以為假鬼神以惑眾為王者所必誅。故律置之重典。良有以也。然姑蘇彭氏素設文昌神乩壇。南昉先生以孝友稱。其孫大司馬公復。中元魁祖孫狀元世所希見。司馬之子紹官。紹升紹咸。其孫希鄭。希洛。希曾。其曾孫蘊輝。皆成進士。今司寇公希濂。復登九列。科目之盛。為當代之冠。豈真獲梓童之佑耶。抑別有所致之也。

鮑雙五侍郎

鮑雙五侍郎桂星。雖以妄言失職。然其人性伉爽。未第時。為涑水方氏主計。出入百萬計。無遺策。方氏賴之以富。為中州學政。督課士子最勤。五更時。即朝服坐堂。皇校閱文字。以河南士風多奔陋。故命題多以典故考試。以誘士子。勉於學問。誦讀其敘中州試牘有云。士子奔陋不已。必至有懷挾代倩之弊。而國法隨之矣。語雖激烈。亦見其苦心也。癸酉秋。任湖北學政。時聞林清亂。據慨就道。數日急驅至京。時滑縣道梗。公主僕數人直摩賊壘而過。嘗曰。吾既以身許國。豈可畏禍紆行。以干名義也。途中上書調劑兵食。語多裨益。上採行之。故滑縣之成功較速。公之策居多。公為余之畏友。丁卯冬。余邸既遭回祿。公每勸宜急修葺。以存國體。至丙夜修書。洋洋數千語。以責之。又余挾優過其寓。公拒不納。其嚴厲也如此。

陶珏卿

余素狎優伶。屢為吳春麓侍御。鮑雙五司空所斥。心甚慚。而若輩歡迎賣笑。雖其常態。然亦有深知大義者。如陶珏卿。名雙喜。江都人。貌雖瘠。李蔡。然性多伉爽。才敏捷。頗可人意。侍母最孝。凡所得纏頭。任母蕩費。惟恐不得其歡。余每放言妄論。伊必阻止曰。此招禍之媒也。卒應其言。伊於奉母外。其所蓄皆財。多周濟貧窘。曰。同為世人。何忍見其流離也。後余以暴戾致愆。乃株連及珏卿入獄。數旬。日夜長號。思母。聞者哀之。因以瘦死。亦若輩中之翹楚也。

慶丹年相公語

丹年相公。三世調梅。古今罕見。性平和。居樞府數十年。初無過失。舉趾不離寸跬。人比之王岐公。憶其初賜雙眼花翎時。緩步出神武門。風度安翔。眾譽之曰。世罕見此。和平風度。所以載厚福也。癸酉秋。林清之賊。公年垂八十。抱疾於邸。踉蹌坐肩輿入內。昏然坐順貞門階下。終日無所指揮。人有告其變者。尚從容曰。此語自何所聞。若輩安敢如此。橫逆人爭笑之。卒以是致仕。歸逾二年。薨於邸。諡文恪。

姚姬傳先生

先恭王善持衡天下士。乙亥夏。朱子顓南遊。攜姚姬傳詩至邸。先恭王曰。此文房

冬郎之筆異日詩壇宿秀也不十年先生成進士。改官刑部郎中。持法嚴正。劉文正公甚倚任之。會文正公薨。先生乃移疾歸里。掌文教者四十餘年。古文道勁簡。鍊類歸震川。而雅沒過之。年八十餘。庚午重赴鹿鳴。賜四品章服。又數年始卒。論者以其品望為桐城第一流云。

楊升菴詩

嘗讀楊升菴集。海估引云。海估帆乘鯨浪飛。綃宮夜取萬珠璣。翻身驚起蛟龍睡。血污青泠竟不歸。偃月堂空罷舞屣。靖安坊冷怨佳人。芙蓉蓮子隨他去。不及當年石季倫。乃譏夏文愍之詞。蓋桂洲居相位時。亦復貪婪倨傲。原非賢佐。不過為分宜所陷。死非其罪。人多憫之。今鳴鳳記演河套劇。居然黃髮老臣。可與葛氏姚宋並列者。亦未免過褒也。

福文襄王夫人

福文襄王夫人。姓阿顏覺羅氏。總督明公山女也。性爽伉。遇事多決斷。配文襄王。廿餘年。封疆案牘。嘗為佐理。安南國王阮光平既歸降。純皇帝欲其來朝。以賞其罪。而阮畏天朝法。不敢親至。文襄王憂之。夫人曰。此相公禍福關頭。使光平不親至。何以歸報君命。因呼使臣吳俊入署。隔簾與之商權。久之曰。吾等雖裙釵輩。敢

以此頭保光平不死務須招其至粵以彰君德吳故善辭令馳入安南力說光平以夫人辭告之光平始入覲純皇帝大悅頗優賚之以歸夫人之力也文襄王薨後夫人持家數十年以嚴厲稱閨門整肅人爭慕之。

明太傅家法

余嘗育奴子英魁為納蘭氏之舊僕言明太傅珠於康熙中既為郭華野所劾曰勳名既不獲樹立長持保家之道可也因廣置田產市賈奴僕厚加賞賚按口賑以銀米冬季賜以錦布諸物使其家給充足無事外求立主家長司理家務奴隸有不法者許主家者立斃杖下所逐出之奴皆無容之者曰伊於明府尚不能存何況他處也故其下愛戴罔敢不法其後田產豐盈日進斗金子孫歷世富豪至成公安時以倨傲和相故摠於法網乃藉沒其產有天府所未有者良可惜也因思權奸保家其才固有過人者所以能歷百年而不敗也

蔡嵩山相公

蔡文端公新文恪公世遠姪也文恪為純皇帝藩邸舊學故上待公尤厚公性端懇理學傳世為安溪正脈故雖以過失屢遭上嚴旨而敬禮猶如故也為上書房總師三十餘年諸皇子皆敬憚之乙巳春余告歸里諸皇子賦詩送行時人比之

疏傳庚戌秋入京祝嘏上謂和相等曰今歲王會圖慎勿使蔡新見之恐其諫章即至也其為上所重如此余幼聞先恭王言嘗自滎陽返遇公於途公立降輿先王止之公曰某非為王降輿也乃正襟北面恭請聖安畢然後相見其大節不苟如此年九十餘始薨於家寔昇平人瑞也

王鴻緒

王尚書鴻緒之左袒廉王余已詳載矣見前卷近讀其明史稿於永樂篡逆及姚廣孝如瑞諸傳每多恕辭而於惠帝則指摘無完膚狀蓋其心有所陰蓄不覺流露於書故古人不使奸人著史此以王司徒之言未可厚非也

朱文正宅湫隘

涑水紀聞一礪為真宗東宮官即位拜樞密副使病甚帝幸其第所居在隘巷中輦不能進帝因降輦步至其第慰勞甚至按朱文公薨時上親往吊門不容御輿入上步至其靈前哭之甚哀古今聖君賢臣如出一轍也

性情之偏

余性情褊急嘗為質恪郡王所箴曰兄至眾叛親離時始信弟言之不謬也余嘗以為過激之談今終以暴戾致愆深悔不從其語然古以郭汾陽盛德卒因暴怒

杖死判官張譚。陳執中為宋相。以無道虐死婢子三人。迎兒年方十二。累行笞撻。窮冬髀縛。絕其飯食。孿囚至死。為趙清獻所劾。漢相魏相。以撻斃婢子。故為趙廣漢所究治。皆歷見諸史冊。諸公皆當世名卿賢相。其過失如此之甚。終未以此罷斥。何況懲治強暴法。雖奇刻。究未致斃。乃使先王封爵。自余而失。深有所愧恥也。

古史筆多緣飾

余素怪前代正人君子名節隆重。指不勝屈。近時人才寥寥。何古今之不相及如此。嘗與畢子筠孝廉談及子筠曰。君泥古史冊語。故視古今異宜。不知本朝人才之盛。為前代所不及。先朝無論已。即以目下人才論。如王文端之持正。朱文正之博雅。松相公之高談理學。岳少保起蔣勵堂攸鈞之廉名素著。戴文端百菊溪之才鋒敏捷。慶丹年相公董太保之和平謙讓。額經略德將軍之戰功克捷。楊軍門遇春之宣勞西北。王提督得祿之揚譽東南。李壯烈長庚。穆忠果克登布之忠節。強忠烈克捷。李太守毓星之死事。汪瑟菴廷珍。吳山尊彝。鮑雙五。桂星之文學。擬之前代人才。有過之無不及者。使史筆有所潤飾。皆一代名臣也。余聽其言。近讀王文正筆記。丁鶴相言。古今所謂忠臣孝子。皆未足深信。乃史筆緣飾。欲為後代美談耳。言雖出於奸邪。未必無因而發也。

報應之爽

宋時章惇少時。私人之妾。為人所掩。踰垣而出。誤踐嫗婦。為婦所訟。贖銅乃免。其後為政苛虐。卒有嶺南之行。近有某相公少時。貌甚美麗。嘗奸於大姓宅。其僕憤極。欲刺殺之。幸誤中帽。乃免。其後高朗。今終。為一代之賢。嗚呼亦異矣。

盜賊之訛

聞見錄載相傳黃巢不死時溥之誅。乃自髡為僧。張全義見於洛南禪寺。號雪竇禪師。有自題小照詩云。猶憶當年草上飛。鐵衣脫盡挂僧衣。天津橋上無人識。獨倚闌干看落暉。紀曉嵐灤陽續錄亦辨魏闢不死阜城。乃假縊貌似者代之。袁簡齋又言李闢不死九宮山。為某寺和尚。曾有見其遺像者云。余按黃巢闢。羅惡通。天雖醢誅之。未盡人快。奈何轉為隱諱。務以考終歸之。未審執筆者是何心也。又雍正中平恪郡王北征時。有僧人贈王劍梳書闕字。羣亦以為李逆不死。余以必係賊人遺物。為愚蠢僧人所獲。獻人以邀厚賚耳。未必李逆果成佛也。惟明惠帝世以為出亡。又唐王被擒後。有言脫逃至五指山為僧之語。乃遺民未忘故主之意。無論真偽。猶有取焉。

舒文襄公末節

余舅氏舒文襄公少任御史時極言天下利弊當時號為鐵漢後內任金吾外掌軍旅皆以剛直見稱故劉文正公力挽為相及居首揆鋒芒日斂殊蹈模稜之習王倫之役復逞軍威多殺無辜又上疏言禁民間私畜火器為言官所糾比以秦皇銷兵云然川楚之役初有欲招撫者以致賊人蔓延日熾反不如公之除莠務盡之善又火器之烈自古所無自明中葉始入中國賴本朝化治昇平故猶未盡其害若六朝五代之際使有是器以烈燄攻城邑吾民鮮子遺矣蓋公之智慮深遠亦未可厚非也

年大將軍先兆

年大將軍賜第在宣武門內右隅其額書邦家之光及年驕汰日甚有識之士過其第哂曰可改書敗家之光蓋以字形相似也未逾年時果僨事

朱文正公之直

朱文正公在講帷時以羽翼今上故忤某貴臣後其與人毆傷官兵某貴臣因嗾護軍統領某重劾之以洩前憤賴上優待公惟治其與人罪然謂侍臣曰師傳所當優禮者至其與人務須以法治也後未逾時貴臣即獲罪侘傺以終統領家以中構之私殺傷其子統領亦以他事劾免將香杜孝廉笑謂余曰朱相公果能驅

使黃中力士陰譴伊二家耶。余曰：即使朱公真有其術，以伊素日品行，亦必不為其天報之不與耳。將以余言為然。

夜談隨錄

有滿洲縣令和邦額者，夜談隨錄行世，皆鬼怪不經之事，效聊齋誌異之轍，文筆粗獷，殊不及也。其中有記與狐為友者，云與若輩為友，終為所害，用意已屬狂謬。至陸生楠之事，直為悖逆之詞，指斥不法，乃敢公然行世，初無所論劾者，亦僥倖之至矣。

松相之謫

松相公自癸酉秋出鎮伊犁，又復三載，丙子秋始歸朝，任御前大臣，以直梗稱。丁丑夏畿輔亢旱，上下詔求言，公上疏諫阻東巡，上以其故違祖制，應置重典，念其平日廉直，以二品銜謫為察哈爾都統。其疏云：臣某跪奏，為恭讀硃筆諭旨，惶恐焦急，敬瀝微忱，事竊臣昨日仰蒙召見，命閱御製望雨省愆說畢，臣隨赴軍機處，眾官公同捧讀之下，萬分慚悚，跼蹐不安。茲因順天府所屬缺雨，以致我皇上引咎自責，宵旰憂勤，天時稍釋，深戒臣工，因循疲玩，復諭及癸酉九月之變，誠如君諭，早象其可畏也。如臣忝列首揆，僅知趨走為勤，寔有應得之愆，若徒以虛言塞

責不惟辜恩負職亦恐天理不容因念皇上於來年詣盛京恭謁列祖陵寢以告成平典禮攸闕固不宜緩又以連年河流順軌漕運迅速各直省普慶豐收原可舉行鉅典唯今夏亢旱尤甚上天昭示獨在三輔之區臣愚以為皇上展敬之誠已荷列祖列宗在天昭格伏思十七年臣奉差奉天查勘陵寢工程沿途曾見旂民頗形艱窘是以於十九年春間由新疆曾經恭摺奏請皇上緩詣盛京荷蒙俞允自去年八月臣入都之後日侍天顏屢蒙諭及二十三年恭謁祖宗陵寢彼時臣以連年雨暘時若收成豐稔固應舉行斯典今乃三輔旱象已成或係祖宗眷佑昭示景象暫停舉行以為蘇息岐幽父老之意未可知也臣不揣冒昧恭摺密陳是否有當伏乞睿鑒臣無任惶恐慚悚之至謹表

詩文溢體

宋子京詩文瑰麗與兄頴禎其新唐書好用僻字溢句以矜其博使人讀之胸臆間格格不入殊不爽朗近日朱笥河學士詩文亦然余嘗謂法時帆祭酒云讀新唐書及朱笥河集如人害噎膈症寔難舒暢也法公為之大笑

服飾沿革

國初尚沿明制套褂有用紅綠組繡者先良親王有月白綉花褂先恭王少時猶

及見之。今吉服用紺素服用青無他色矣。花樣康熙朝有富貴不斷江山萬代。歷元五福諸名目。又有暗紋蟒服如宮制蟒袍而却組繡者。余少時猶服之。袍褂皆用密線縫紉行列如繪。謂之寔行。袖間皆用熨褶如線滿名為赫特赫。今惟蟒袍尚用之。他服則無矣。又燕居無着行衣者。自傅文忠征金川歸。喜其便捷名得勝褂。今無拘男女燕服皆着之矣。色料初尚天藍。乾隆中尚玫瑰紫。末年福文襄王好着深絳色。人爭效之。謂之福色。近年尚泥金色。又尚青灰色。夏日紗服皆尚棕色。無貴賤皆服之。褻服皆尚白色。近日尚玉色。又有油綠色。國初皆衣之。尚沿前代綠袍之義。純皇帝惡其黯然近青色。禁之。近世無知者矣。近日優伶輩皆用青色。倭緞漳絨等。緣衣邊間如古深衣。然以為美飾。奴隸等皆以紅白鹿革為背子。士大夫尚無服者。皆一時所尚之不同也。

貴臣之訓

定例坤甯宮祭神胙肉。皆賜侍衛分食。以代朝餐。蓋古散福之意。有貴臣領侍衛者。因訓其屬曰。居家以儉為要。君等朝餐。既食胙肉。歸家慎勿奢華。晚間惟以糟魚醬鴨。噉粥可也。某侍衛應曰。侍衛家貧不能購此珍物。某公乃語塞。其生長富貴。不知閭巷之艱難。若此。可知何不食肉糜之言。洵非虛也。又誠同族少年曰。在

外慎勿胡亂行走少年性黠因故為不解狀某公報頗良久曰所謂嫖妓等事是矣少年曰我輩外間皆名宿娼也一堂闕然

明相國

丁丑夏松相公以久旱策免拜明參政首揆公於乾隆丙子丁丑間即從征西域久擁旌節董太保居政府廿餘年視公猶為後進年已大耋乃登台席自渭濱釣璜之後實為再見信昇平人瑞也

按家為行簡亦八十餘始入政府不久即免未足稱也

安三

明太傅擅權時其巨僕名安圖最為豪橫士大夫與之交接有楚濱粵山之風其子孫居津門世為驍商家乃巨富近日登入仕版有外典州牧不肖宗室至有與其連姻眷者亦數典忘其祖矣

明春二公論戰

人臣死綏古今通誼然必有濟於國始為可貴若如趙括邱福之徒非不與尺殉死不為世所重也聞明相公言木果木之戰海超勇公實預其事甫交綏海公即大呼曰軍氣頹敗此潰師之兆也吾馬首欲東諸君努力衝圍悉會師於美諾可也因策馬歸故身不預難其後卒以滅敵蓋留身有待也春將軍甯亦世代擁旄

者言對敵如角觝然稍覺勢異即放手再與之撲不然必顛仆矣自古如却驛之役九節度之敗皆師老之故也二公久經軍旅者其置論乃如是此與楊存中舍淮守江之論相似非親身經歷者必以其言為懦矣

朱檢討題詞

朱檢討天保諫立東宮事余已載之矣近於崇效寺觀拙菴和尚紅杏圖小照康熙中詞林如王漁洋朱竹垞輩率皆題詠公題七絕一首詩亦雋逸可喜乃知其別字鶴田也因忽忽閱看未得抄錄其詩心殊覺悵惘也

譎諫

聖祖既廢理邸撥敘王鴻緒輩恐其復立招禍因造諸蜚語以聞仁皇帝怒欲置王於重典眾莫敢諫領侍衛內大臣婁公德納仁皇近侍也年已老善解人主意時上自暢春園還宮欲明頒詔旨公先日燕見曰聞護軍統領某得暴疾肉盡消瘦已骨立矣某公素以體胖著者次早上入宮某統領佩刀侍神武門豐偉如故上詰公公笑曰可知人言未可信也體之豐瘠乃現於外者尚訛傳至此何況暗昧事哉上首肯其言立罷其詔云

流俗之言

避暑錄話載宋時流俗言甚喜而不可致者云如獲燕王頭蓋當時以取燕為急務也雍正中嘗與準夷搆兵里巷鄙自矜伐者必曰汝擒得策王至耶何自誇張若此蓋謂策旺拉布坦也余少時聞老嫗婦猶言及之可見準夷鴟張一時非純皇帝之神武安能剪滅其國夷為郡縣其威德勝於宋代不啻天壤之別矣

置歲不用閏法

宋沈括夢溪筆談載置歲法言每歲以十二氣為一年更不用十二月直以立春為孟春之一日驚蟄為仲春之一日歲歲齊盡永無閏餘如此則四時之氣常正歲政不相凌奪日月五星亦自從之如此則算術豈不簡易端平上符天運無補綴之勞云按泰西之法本以日紀歲初無置閏之法入中國後始增置閏之條括當時聲教不遜乃其論與西法暗合亦精於算律矣

牧菴相國

牧菴相公長麟景祖翼皇帝裔也成乙未進士以部曹游至督撫性聰敏歷任封圻以廉明稱任吳撫時擒獲強盜禁止奢侈嘗私行市井間訪察民隱每就食於麵館吳人傳為美談撫晉時和相親覲上公之爵乃因市人董二誣告逆匪王倫潛匿晉省某家和相因公陞見至京握手宮門柳下囑託再三曰無論其真偽務

坐為逆黨。吾與公偕得上賞矣。公至晉訪之。皆無實據。某實董仇家。故欲傾陷。公慨然曰。吾髮垂白。奈何滅人九族。以媚權相也。因坐董二以誣告。大忤和相意。後因聞中事牽連。謫戍西域。蓋為之報復也。今上親政。後召入。歷任閩陝諸制府。後以母老入都。參知政事。以目眚致仕。久之乃卒。余嘗與公直宿禁中。問其私行。余以節鉞大員。小民皆所熟識。恐無濟於實事。公曰。吳中風俗狙詐。故欲其知吾私行。以警衆也。余服其言。公亦暫修髯。獬豸言語雋雅。坐談竟日。使人忘倦。人亦樂與之交。然性好奢華。置私宅數千廈。毗連街巷。鐵冶亭家宰嘗規之。公曰。吾久歷外任。亦知置宅過多。但日後使此巷人。知有長制府之名足矣。亦善為拒諫也。任司寇時。比昵某尚書。故治廣賡虞侍郎之獄。頗急。又誤判巫蠱事。致傷多人。頗為人口實云。

李膺之死

李公膺字芸。江蘇泰賢人。成庚戌進士。歷任郡縣。以廉能稱。屢發薦牘。時以為天下清官第一。累遷至閩藩。時汪公志伊為閩制府。汪故老吏。以布粟起家。矯為廉潔。嘗刊小學規範諸書行世。李公素輕之。嘗乘新輪入督府。汪公訓之曰。奢者必貪。君初為方面大員。慎勿美於服飾。蹈往昔窠臼也。公愀然曰。芸雖不肖。為天子大

吏稍飾與服。誠不為過。實恥笑布被脫粟之平津侯。以欺罔朝廷也。汪公心銜其語。會有改教縣令朱履中。許公受其陋規。及其僕黃元索詐賤錢數百元。皆係相沿舊規。汪公乃露章劾之。命福州守涂以鞫羅織其獄。涂希汪意。私具狀逼公畫諾。公不服。以鞫柏案屬聲詬之。日夜鍛鍊不休。公佛然入寓。懷寃狀自縊。死事聞。上命侍郎熙公昌王公引之。往鞠其獄。閩中士大夫爭伏欵差寓門。以鳴其寃。汪公不得已。引疾致仕。熙王二公乃力反其獄事。聞上震怒。褫汪公及巡撫王紹蘭職。涂以鞫以迎合故。遣戍黑龍江。復命荷校三月於戍所。公寃乃白。閩中鄉紳復建公祠於省中。春秋拊響以報其德云。余向不識汪公。素聞其廉名。心甚折服。辛未夏。會汪於靜明園柳陰下。聽其談吐。矯飾頗不愜意。然震其名。亦未敢加輕薄。又聞王河帥東籍云。長三汪六。皆矯名之士。未足為貴。心嘗疑之。後遇牧菴參政於朝。悉知其人。於汪公終有所惑。不意終身之名。敗於末路。亦可以戒仕途之矯詐者矣。

刑部郎官

乾隆末。福文襄王征廓爾喀時。有刑部郎中某。以薦擢。召見。上問福康安海蘭察二人。外間聲名如何。某應聲曰。外間咸服二人將略。比古羅成敬德也。上笑遣之。

出阿文成公悔之告於人曰老夫以某相貌豐偉故登薦牘孰意為熟諳小說人也人傳為笑柄云

阿爾裨畫

舒穆祿武勳王之姪都統公諱秦以武勇聞大兵下江南時曾射江寧太平門洞穿其扉人服公勇後坐事誅其孫少冢宰公阿爾裨幼育溧陽相公家精於繪事蓋譚公與陳相比昵故也曾以畫虎著名賞鑒家寶之以比孫錄龍云又繪西域貢獅圖見紀文達灤陽消暑錄中今於秀峯主人庭上見公畫鷹怒目炯裂勁翮鋒稜有風雲扶搏之勢信非他人所可及也

煤駝御史

憲皇帝時求諫甚切凡滿漢科道皆令輪班奏事如曠職者立加罷斥有滿漢御史某奉禁賣煤人毋許橫騎駝背以防顛越上斥其官時傳以為笑柄謂之煤駝御史云

國朝別裁集

沈歸愚宗伯選國朝詩別裁集進呈御覽純皇帝以其去取紕繆令內廷詞臣更為刪定行世然其中猶有未及改者如閏秀畢著紀事詩乃崇德癸未饒餘親王

伐明自薊州入邊其父戰死故詩有薊邱語非死流寇難也當其時海宇未一不妨屬詞憤激歸愚道人已為失於檢閱而內廷諸公仍其紕繆此與商輅續綱目滁州之戰書明太祖為賊兵同一笑柄又黃子雲詩以舒穆祿少宰阿爾裨為元人蓋野鴻未登朝籍故引證或有所錯誤而詞臣輩亦沿其失何其舛也

吳制府

吳公達善任楚督時擒捕江洋大盜甚夥已載之前卷矣近聞其鄉人言有童子竊葱數莖為肆人告發公即請王命誅之人皆以為過當公曰數歲童子即兇殘若是俟其成立為大盜無疑義矣其嗜殺也若此又聞其父為西安駐防家甚富嘗牟利於主算者主算者算盡錙銖其父猶以為未足主算者絕然曰然則一本萬利莫讀書若也其父恍然悅服因延名師督課嚴肅故公昆仲者以科第起家至今為巨族云

胡合菴

胡合菴太宰任楚撫時有下僚進謁以事為公訓責下僚請罪自稱糊塗該死者再公以犯其嫌名因曰糊塗又復無禮此所以宜責也其人始悟人傳為笑柄云

畫晦

戊寅春兩澤稀少狂風日起浴佛日。余結伴遊萬壽寺。時天氣晴和。熱甚。着單衣。猶覺揮汗。午後黑雲由東南來。風沙霾暗。余即驅車歸。甫入室。猶未解衣。天頓昏。黑室中燃燭。始能辨物。至逾時。頃火雲四起。天漸明朗。而暴風愈甚。竟夕乃已。亦一異也。聞市塵車馬沸喧。路人皆不敢行。有老嫗尙儂。為風吹斃者。又有遺失幼孩者。一時傳為談柄云。

孫文正取四城

嘗讀孫徵君夏峯集中。孫高陽相公行狀。載崇禎庚午。收復永平四城。頗多偉績。以為諛墓之文。例多溢美。近讀八旗通志。乃知當時文皇帝雖東歸。所留守者。皆一時勇將謀士。如圖雄勇公相。圖果毅公爾格。范文肅公文程。及勞薩葉臣等。俱在圍中。高陽能以新集烏合之兵。力撓其鋒。使諸名將棄城遠去。實一時之奇捷。較之韓蘄王大儀鎮岳武穆朱仙鎮之功。有過之無不及者。明莊烈帝乃視為泛常。僅陰一錦衣指揮。其後因凌河之役。立加罷斥。真賞不酬功矣。然則亡國非不幸也。

法時帆謔語

某司空督學中州時。好出搭題。以防剽襲之弊。致經文多割裂。法時帆學士。心忌

其行其後某復督學楚中往辭法公公多所獎譽某心喜悅及臨行時時帆送至中庭曰楚中有一故交代為諉誣可乎某詢其姓氏時帆曰孔孟二夫子著述已千載請公慎勿將其文再行割裂也聞者撫掌

睿忠王致史閣部書

純皇帝嘗閱睿忠王傳以其致明史忠正公書未經具載回札因命將內閣庫中所貯原稿補行載入以備傳世真大聖人之用心初不分町畦也嘗聞法時帆言忠王致書乃李舒章史捉及答書為侯崇宗方域之筆也二公皆當時文章巨手故致書察時明理答書義嚴詞正不惟頡頏一時洵足以傳千古亦有賴忠王閣部二人之名節昭著故也

洛翰

高皇帝創業之時有洛翰者本劉姓中原人以傭至遼初給事於建州頗勤儉有勇力高皇帝賞識拔為侍衛覺羅龍某叛時陰夜懷刃入高皇帳公覺以手格之四指皆落卒衛上以出後猶能執銳禦敵高皇帝嘉之倚為左右手卒於起義之前故不得預五大臣之列今其裔隸內府聞先恭王言王若霖太史曾為公作行狀手書鐫以行世惜未覩其本也

侍衛結銜之誤

國朝定制。凡御前朝夕侍側者。名御前侍衛。其次曰乾清門侍衛。無論王公武大臣侍衛等皆充之。其六班值宿者。統名領侍衛。府侍衛以分等級。近日武進士改充侍衛者。其門榜皆書御前侍衛。相沿成習。實為僭妄。余為散秩大臣時。曾屢向侍衛處主事等言之。令其回堂飭禁。彼皆以為不急之務。未及更正。不知實為紊亂官階也。近讀錢辛楣詹事所作許提督成麟神道碑。亦誤書為御前侍衛。公為當代考據名家。乃亦未諳本朝典故何也。

魏柏鄉相公

國初名臣二魏公。世人多以蔚州為巨擘。今觀二公家乘。蔚州初為馮銓所重。雖云座主。究係比昵匪人。後又以海昌株連罷官。及復召後。以撤藩事請誅明米二公。乃蹈袁盎故轍。又以地震請誅索相。以應災咎。亦有違宋璟之心。至吳逆叛時。首建招撫之策。有七旬苗格之語。雖曰持重。幾誤國事。尤非大臣之所用心。至柏鄉相公居諫垣時。首劾張縉彥。為明莊烈復仇。其後屢劾劉正宗。陳之遴。諸閣臣。為章皇帝所引重。至請罷吳三桂居滇南一疏。尤為預測奸謀。其要語曰。滇黔蜀粵。地方邊遠。今將滿兵。遽撤。恐一旦有變。有鞭長莫及之虞。再荆襄為天下腹心。請

設滿兵駐防。以一重臣督之。無事控制邊區。以消奸宄窺測之心。有事驅除。以通四方水陸之道之語。尤為卓識。使當時用其言。可無三逆同叛之禍。其相業勝蔚州多矣。

乾隆初年督撫

純皇帝初政時。擢用滿洲諸臣為封疆大吏。皆極一時之盛。若簡儀親王尹文端公黃文襄公等事。已具載矣。其他如那公蘇圖以武臣起家。歷任七省制軍。薨日家無擔石。其撫苗一疏。議論宏遠。預識末年紅苗之亂。尤為卓見。吳春麓侍御嘗讀其疏。謂余曰。那公初無赫赫名。乃能深慮至此。反勝黔督名將多矣。時黔督為張公廣泗。以知兵著也。馬公爾秦為費直義後裔。任兩江閩省諸制府。亦以廉謹稱職。策公楞為果毅公裔。性剛毅。頗為僚屬所怨。然識見明敏。卒為世重。雅公爾圖明醫理。嘗侍孝聖憲皇后醫藥。為純皇帝所倚重。其任河南撫時。亦以廉潔著。其請罷祀田制府文鏡一疏。世多稱之。傅公德清貞剛介。素談程朱之學。為徐文定楊文定二公所賞識。任豫撫時。前撫臣王士俊以苛酷為民所怨。公下車時。立更其制。歡聲遍野。有三月魯治之稱。去任時。萬民挽車泣送。擁塞閭巷。實皆干城楨幹之選。不負上委任之專也。

元初人物之盛

余以三代下之人品醇正。可繼美商周者。惟東漢及元初而已。却特氏起自沙漠。一時所用將相。如耶律文正楊中令。惟中之相業。許文正竇學士。默姚文憲。樞之文學。劉太保。東中之謀畫。商孟陽。挺郝伯常。經之剛直。廉中書兄弟之忠梗。史丞相。天澤伯右相。頌之戰功。張都統。宏範李統制。恒阿太尉。木之勇略。率皆拔出一時者。較諸褒鄂房杜相業相似。而醇茂過之。豈趙中令曹武惠所能企及。蕭曹徐常輩之機詐齷齪者。更無論矣。其後漸染漓俗。尊用國人。致使至元仁政頹敗。而喪亡隨之。亦自貽伊戚也。

李御史

乾隆初李御史慎修。德州人。身軀傴僂。而敢言直諫。上於上元夜賜諸王公大臣觀火戲。公嘗諫阻之。以為玩物喪志。上喜吟詩。公亦諫恐以搗翰有妨政治。上肆其言。見御製詩注中。上嘗召見曰。是何渺丈夫。乃能直言若此。公奏曰。臣面陋心善。上大笑。又當時以錢貴。故諸大臣議變法制。公上疏阻之。歷舉前代之政。洋洋萬言。已預料近日錢價備貴之弊矣。

滿洲跳神儀合於禘祭

余考滿洲跳神儀書前卷矣。近聞宗老云：其南嚮陪祀正中位為祀始祖之莫知名者。故俗呼神位為祖宗版。良有以也。按古董子云：禘者禘其所自出也。禘禮上湖達祖旁及毀廟與今滿洲所祀者殊多相似。然則跳神禮儀實沿古明堂之舊制。益有徵矣。

自鳴鐘

近日太西氏所造自鳴鐘表。製造奇邪。來自粵東士大夫爭購。家置一座。以為玩具。純皇帝惡其淫巧。嘗禁其入貢。然至今未能盡絕也。按唐書天文志云：渾天銅儀立木人二於地平。其一上置鼓以候刻。刻至一刻則自擊之。其一前置鐘以候長。長至一長亦自擊之。皆於櫃中各施輪軸。鈎鍵闐輪。交錯相持。置於武成殿前。以示百官。然其制作亦有所仿矣。

史書氏族

魏收作北魏書。所有名公巨卿。皆以氏族類序。世係釐然。至其人無足載者。亦必書其官爵。有類譜牒。誠非史例。然拓跋一代氏族。賴茲以傳。今人猶可溯其門第。金元二代修史者。昧於是例。故其傳記踏駁。多所遺落。致有逮不台一人二傳之誤。見譏於後。當時若用魏氏之例。烏能羸亂至是哉。後之修史者。所宜知也。

轉菴和尚

近讀吳留村遺稿。與轉菴和尚書。實有裨於史官。故詳載其事。和尚俗姓孫。名旭。餘姚人。嘗中順治丁酉武乙科。家甚豪富。君喜施予。鄉人咸感其惠。有盜邱甲聚。不逞者數百人。肆為閭閻之害。邑令不敢櫻。君慨然曰。目覩鄰里受害。而不為之救援。非夫也。因選強弓利矢。命壯丁負糲。夜攻其巢。咸射殺之。獨邱甲潛逃。隱恨刺骨時。海禁森嚴。君素慕鄭延平知兵。嘗謂人曰。今之人豪。惟海上鄭公。蓋用明太祖獎王保保語。邱甲挾蜚語。訟諸邑中。邑令亦素有嫌隙。因誣君通海盜。置諸獄中。君素勇健。夜毀桎。踰垣出。匿某上舍家。久之。亡走滇南。會吳逆叛。偽將軍韓大任招致帳下。甚為賞鑒。曰。真奇男子也。會大任屢寇萍鄉。為安親王軍所阻。吳逆促其師期。大任爽然曰。吾竭力以事吳王。何相迫若是之急。君聞其語。大悅。曰。此丈夫報國時也。因說大任曰。將軍之事。吳王亦至矣。為之闕地攻城。戰無不克。數月之間。招徠數郡。未聞王有尺素之詞。為之獎譽。今一旦偶愆師期。即肆意辱罵。儼然以奴隸待之。今天下兵戈方始。其慢士已如此。速夫大業既成。吾恐君家鐘室之禍。復有見於今也。韓為之色沮。會先良王遣姚制府往招撫。大任遲疑未決。君復進曰。今大清恢復閩越。事業已成。吳王之敗。在於目睫。將軍何尚作兒女。

之態致失機宜也。大任乃從招撫。先良王承制表投道銜。君慨然曰。吾本朝廷赤子。不幸陷於非罪。不得已逃諸賊。數今得返歸鄉井。復為盛世之氓。吾志已伸。敢以縲囚之軀。有污章甫之榮也哉。因辭職不受。久之。薙髮為僧。居杭州侶雲菴。號轉菴和尚。年八十餘始逝。亦近代奇人也。

王奮威

惠定于精華注。載王奮威。進賢之下保寧。賊將據邑不降。公披襟曰。何不射我。賊眾愕然。公因說以順逆。賊人開闕延入。井里不驚。曰。此仁義將軍也。近閱唐書。馬北平之下長春宮。賊亦引弓不射。王知有降意。因令其西拜朝廷。賊人因斬李懷先以降。古今名將之相同也。若此。

佛言須彌山

佛經言須彌山高數萬由旬。日月繞山週行。為其山影所蔽。遂分晝夜。其言與歐羅巴之術不同。然泰西之法。因天度地。以分度數。今南北兩極。實有徵驗。非佛氏荒誕可比。蓋經文感於六朝。其時何承天輩。皆言蓋天之術。故闍黎輩。剽襲其說。未必果出於佛言也。貝勒存齋主人。永錡言。今日之翻譯經典。即如南人學習國語。祇能彷彿大概。至其曲轉微妙處。終有一間未達者。真有識之言也。

和相後裔

和致齋當權時。赫奕一時。其賜死後。門楣衰替。其子豐紳殷德。號天爵。善小詩。俊逸可喜。尚和孝公主。初賜貝子品級。因父獲罪。降散秩大臣。中年慕道。與方士輩講養生術。余每嬉侮之。卒以是致喘疾。號數旬死。年未交不惑也。相公弟制府和琳。有子名豐紳伊綿。號存谷。初襲宣勇公。嗣降襲其祖廕。一等輕車都尉。善堪輿。貴家爭延致之。間有驗者。以抑鬱故。飲醇酒。近婦人。卒以勞瘁終。去其弟沒未數年也。惟餘一幼子。年甫四齡云。

名臣論識

余幼讀邱文莊言。以海運為必可復。可省國家經費無算。後見陳瑄十議。乃知明成祖原欲復海運。以其害多利少。乃罷其役。又向以當復肉刑。若以髡治罔上。以則治軍律。以則治盜。以則治貪。可歲免死百餘人。嘗執此論。與韓桂船司寇辯詰。韓莫能答。近讀宋臣杜純傳。王安石時。欲復肉刑。先議以則減盜死罪。純論曰。利慾所在。勢莫能遏。今以死懼之。歲犯刑者。猶不減千人。若以則代死。罪人知不死。犯者益衆。是誘民為非也。安石乃罷其議。可見古人見識宏遠。非吾輩所及也。

湯義仍製曲

湯若士四夢其詞雋秀典雅久已膾炙人口矣近讀唐書始知明皇東巡陝州守
進百寶牙盤及綵舫獻伎乃韋堅事吐蕃信唐間謀誅殺悉囉囉丞相乃蕭嵩事
皆載在正史若士取材於茲託為盧生夢中事蹟以真為幻亦可喜也

以羊運糧

乾隆末廓爾喀用兵時和制府琳督糧餉以久戰荒徼艱於轉運公乃命驅羊負
米以濟軍食人服其智按金史永安中北邊準卜叛命丞相襄征之賊人遁路既
遠遄僉患乏食之虞完顏安國曰人得一羊可食十餘日不如驅羊以追之襄從
其言遂擒賊首固先有行之者矣